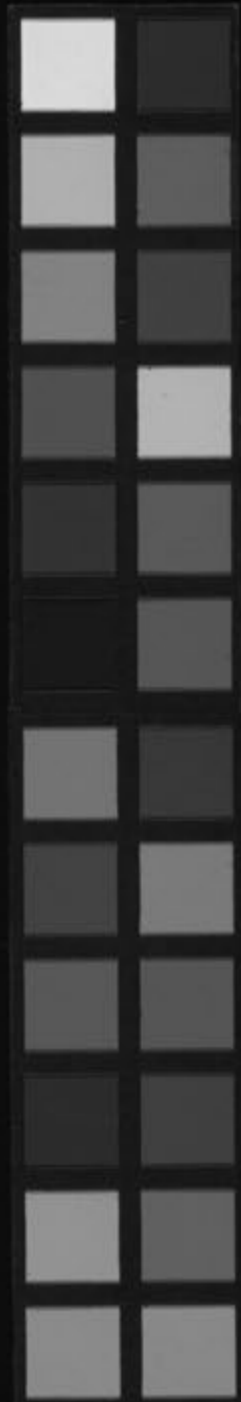


S 110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5
シ-15



123.8
S

No. 3643

IR 5110



富士川文庫 73

新四書補註卷之三

離婁一名朱

此章論為治者在實行先

察秘毫幽室

之中能辨五

色橫糾曲直

一見不爽毫

髮也莊子云

黃帝時人明

離婁章首

言臣不可不輔君遵法他

實時誦侯視井田學校

故也章內先王之道先王

之法作四提撥直着眼

公輸子一名

離婁節首

自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

木人為御機

亦借來說雖堯舜不能

遂行又為不

仁政為治極言法之不

可也

離婁上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不以規矩不能方員

不以師曠之聰

不以公輸子之巧

不能以治天下

此章論為治者在實行先

察秘毫幽室

之中能辨五

色橫糾曲直

一見不爽毫

髮也莊子云

黃帝時人明

離婁章首

言臣不可不輔君遵法他

實時誦侯視井田學校

故也章內先王之道先王

之法作四提撥直着眼

公輸子一名

粵東鄧林選先生著作

寶安鄭文珊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桂定基君訂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蘇煥輝編次

齊魯之自飛可廢也通章道字指仁政
又為楚設雲此道字指其編著運用於
梯政宋又怨一 心者對仁政言十二律
與八殺其父黃帝所作陽六為律陰六
作木仙指與為呂只言六律者陽統陰
八早三年與也

人備物謝之 今有節旨
乃斷木仙一 此重不行先王之道句即
手與地大雨 今時不能為治由其不行
師曠 仁政以証士節不以仁政

師曠字子野 二句意
嘗歌南風而 徒善節旨
知楚師之無 此絕上二節而斷其舍法
功聽鐘聲而 無以成涼意二語乎列而
知天地之盈 重上句見徒善之微與徒
虛薄非子云 法等故曰只是孟子隨敘
平公欲問清 隨斷不必定作古評
河之音師曠 不德節旨

曰君德義博 上只說平治天下不能廢
恐不可以聽 法未說出當遵來此引詩
之曰寡人所 以見遵先王之法即無德
好者言也斷 忘之過以起下先王之法

不得已接聲 原盡善而當遵也是上下
而鼓之一奏 交間輔德就太過連說
之有玄鶴二 就不及邊說
八集于廊門 聖人節旨

再奏之廷頌 聖人即先王貫一節乃上
而鳴舒翼而 古制制立法之聖人與
無非公大喜 輪師曠用法者不同亦上
又欲聞清角 兩段引起未段百工之事
之音曠曰昔 聖人所作故規律音
者當帝以大 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
合鬼神今君 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
德義薄不足 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
以聽之聽之 思也禮云日巧之室則知
將敗曰寡人 聖人不用規矩準繩亦能
老矣所好者 制器但不能遍天下及後
音也曠又不 世耳故制為法度以繼
得已接琴而 之繼字重看不可勝用與
鼓之一奏之 在覆天下即就聖人立法
有白雲從西 上說不在後人用法上說
批起再奏之 為高節旨

大風至而雨 此結上二節見立法之善
隨之裂旒頡 不可不遵者只因之而已
曰書甫生 止有旨

復性而平治于唐虞之天下然則為治之不可無法即器之不
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法乎
濫為仁聞 良不實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

都指仁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問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
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手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
食蔬素字廟以為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宜
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政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
也去堯舜之治固不能外法度而今之為君者亦有仁民之心存乎中有仁民之
仁心仁聞于八而民不寔被其慈養之澤不可取法于後世者何哉蓋由不能行先
王仁政之道故也此可

見心與法之當兼舉矣 皆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是徒猶空也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
推行仁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實量法乎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聯躡趾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禮故曰徒有善心而無仁政則澤不及民不足以為政徒有善
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言法而無仁心則政為虛文不能以自行是仁政固當不諸仁
心而仁心尤當推諸仁政世之為治者可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仁政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章善是徒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主之法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詩之善觀之可見為治者苟能遵行先王仁政之法而猶有德
忘之過不能平治天下者本之有是理也人亦何為而不遵哉 聖人既竭
聖人是制立法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法者竭是盡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耳乃為繼之以律五章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在政兼之復六矣 仁枯恩澤覆是覆也 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猶以為未足以備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 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既竭大目力焉凡所以為方員平直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規矩準繩之法度以繼
續之以為方員平直使入皆取法焉則備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竭夫
耳力焉凡所以為五音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六律之法度以繼續之以正五音使
人皆取法焉則備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竭夫心思焉凡所以仁天下
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不刃人之政如教養之法度以繼續之使人皆取法焉則備
當世之天下與後世之天下而仁皆獲庇之無不彼其澤者矣先王立法之善如此
今之為政者奚可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川澤

為政不因其道而謂學 為政兼立政輔政說不 丘陵本高川澤水曰川
功多矣竊氏曰自章首至此 故曰為高者必因乎本高之丘陵此為高之智也為
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遺旨 下者必因于本下之川澤此為下之智也為政者不
下之丘陵三

下之丘陵三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仁政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行不過差遺忘者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以其備用舊典故也 徒善之法而過者 徒善不足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自行法是

一聲少高於一 事君節旨
宮謂之變宮事君兩句就立朝時說評
○律音損益意注重非先王之道上此
相生黃鍾爲正畫個泄泄光景
宮數八十一 責難節旨

三分損二得 此又承上三節結之上二
五十四下生 句固重意尤注在未句見
林鐘爲徵徵 不可以泄泄者賊其君也
三分益一得 恭意思誠潤大敬意思較
七十二上生 細密故分言之責難是先
大簇爲商商 立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爲
三分損二得 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
四十八下生 便是做責難底工夫條件
南呂爲羽羽 伊滄柱子貢難陳善照定
三分益一得 本章仁政說
六十四上生 規矩章旨

○孟子曰規矩有負之至也 至是負可謂人倫之至也 人倫是五曰至極也 人倫
增損之意 聖人倫之至也 人倫是五曰至極也 人倫
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 孟子勉當時法堯舜以盡仁曰天下事物皆有中正
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乃方
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皆推聖人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
者也益人論之貴賤親疎等殺當極惟聖人之生知故精安行盡善皆合于天理人
於開
之矣

○孟子曰規矩有負之至也 至是負可謂人倫之至也 人倫是五曰至極也 人倫
增損之意 聖人倫之至也 人倫是五曰至極也 人倫
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 孟子勉當時法堯舜以盡仁曰天下事物皆有中正
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乃方
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皆推聖人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
者也益人論之貴賤親疎等殺當極惟聖人之生知故精安行盡善皆合于天理人
於開
之矣

得四十二 原事君一 規矩章旨

分益一得五 此以法之手形起倫之至
十六爲變徵 至字勿作高遠看惟盡故
謂隔八者如 至見不可移易增減
子爲黃鐘之 欲爲節旨
宮歷五寅卯 人倫兼五品而專言君臣
辰巳午至未 者本爲當時之君發即臣
爲林鐘之徵 亦是伴說觀末二節可見
是三分損益 兩欲字各連着盡字作句
正所以隔八 法堯舜是昭仁說下反四
相生非兩項 語是昭不仁說
事旋相爲宮 道二節旨
者每律皆可 道二猶云兩條路耳仁與
以起宮也 不仁在孔子大際說天理
規矩準繩 人欲孟子引來則以法堯
前漢書云 舜不法堯舜說
與物均而生 暴其節旨
衡衡生規規 承上賊其民來甚不甚
員生矩矩方 總由於不法堯舜法動
生繩繩直生 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
準準正則平 庸此之說論下註幽厲指

情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然則有 欲爲善者道至 欲爲惡者道至

情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然則有 欲爲善者道至 欲爲惡者道至
盡倫之思者不可不知所法矣 欲爲善者道至 欲爲惡者道至
二君其善而己矣 二君皆君臣道堯舜見盡
倫之聖人而已矣見無他法 不以舜所以事君者不敬
其君也 慢不敬之所以治民其賊甚者也 慢不敬以君臣之
員之極此孟子所以然人倫員大干君臣聖人莫盛于堯舜欲爲君而盡乎君之
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道以無愧于君之倫欲爲臣而盡乎臣之
倫二者將安所法哉惟堯舜而已矣堯舜之爲君爲臣者道之至也苟爲臣
者不以舜之所以事君者事君是不以聖君待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爲
君者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以殘忍待民 孔子曰道 道字虛說二即
賊善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奈何不法堯舜哉 孔子曰道 道字虛說二即
仁與不仁而已矣 仁不仁孔子口中泛說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仁矣
無他道出乎此則入 註法與不法須補在外 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三端之外更
乎彼矣可不謹哉 孔子之言觀之法堯舜則仁不仁法堯舜則不仁不仁而已矣由
機不亦 暴其其則身危國削 此四句是 生前之禍 多之日幽厲雖
危哉 暴其其則身危國削 此四句是 生前之禍 多之日幽厲雖
孝子慈孫皆不能改也 百世以極遠言不能改是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
祖父惡謚此三句是死後之禍 苟得其是則雖有孝
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 如使爲君者不法堯舜而八干不仁
敗之言不仁之禍必至于此可懼之甚也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曰言甫生有言

曰言甫生有言

衡而自權矣周之二王言不及桀紂者

是為五則規謚法周公始立耳

者所以規身 殷鑒節旨

器械令得其詩人本欲厲王鑿紂而設

類也矩者所為文王嘆紂之辭見殷鑒

以矩方器械在夏以明周鑒在殷原有

合不失其形兩層孟子引之見人當以

也規矩相須幽厲為鑒此之謂也內又

嗚嗚序序員添一層

方乃成準者 三代章旨

所以際乎取 此章深為不仁者警雖從

正也繩者上 天下起說到庶人却以國

五端直經緯 為主點醒世主全在惡死

四通也準繩 亡三字

連體衛權合 三代節旨

德百工由焉 孟子蓋欲為當世諸侯下

以定法式 針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幽厲 國之節旨

幽王各宮渙 土節是已然者此以必然

厲王之孫宣 皆言重此節廢未至亡壞

至子也憂甲 不止存所以字含仁不仁

后生大子宜 夫子節旨

白後僕人有此言不仁之禍無一人可

罪請人女子免尚是大概說

贈之是為德 今惡節旨

如璧之生但 此深明不仁之難免死亡

服廢甲后及 蓋危言以戒當時也

宜曰申侯怒 愛人章旨

與大戎攻幽 此章為時君治效未臻而

王殺王於虜 徒責望於人者發待以反

山下於是道 侯其立宜曰字提醒之首節虛論其理

是為乎王東 父節方實以反求工夫丁

遷洛邑而西 夫既盡則自有身正之化

周遂亡厲 未節引詩重承言上

二名胡夷王 愛人節旨

十也王好利 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

近樂夷公芮 人是用三反字不徒空言

良夫諫曰夫 自反便有愈加愛治禮竟

利行物之所 三人字指臣民說

生也天地之 行有節旨

所載也而欲 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言

專之其害多 舍此三者更無自反處不

矣工人者將 過前此三者無刻無處不

可書南主皆旨

民匪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其則身亦危而國亦削禍之見于身而

者如此不特此也及既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謚而名之曰幽以表其暗名之日

厲以表其虐公義所在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歷百世之遠

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禍之見于身後者如此不亦可懼之甚哉 詩云殷鑒

不違殷誡 夏后此之謂也 幽厲言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

子引之又欲後人 生于其後者觀此亦可鑒矣大雅蕩之詩有云殷紂之所當鑒

以幽厲為鑒也 幽厲言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

然則為君者可不法堯舜而甘以幽厲自居為 陳新安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

臣者可不棄其君而忍昭其君子幽厲也哉 戒人勿如幽厲之不仁過人欲擴

天理

○孟子曰三代得天下也以仁 仁就愛

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 孟子微天下不仁者曰吾嘗觀三代其始之得天

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下非無首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得之其後之失天下

非無自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失 國之所以廢與存者亦然 亦字對上看然字

之蓋得失之係于仁不仁如此 指得失以仁不仁

國謂諸 不特天下為然也至于國之所以或衰而廢或盛而興或治而存或

下此而有家有 天子不仁保四海 四海以言諸侯不仁保疆 疆是諸

身者又可知也 天子不仁保四海 天下言諸侯不仁保疆 侯所至皆卿大夫

夫不仁保廟 夫所祀者 士庶人不仁保國 國以言身言 言必死夫不仁

也如天子而暴虐不仁不能保四海無疆矣諸侯而暴虐不仁不能保社稷于

長矣卿大夫而荒淫不仁不能有家而保宗廟矣至于士庶人而荒淫不仁不能

身而保國如此 今惡死而樂不仁 今指當時諸侯樂樂是猶惡醉而強酒是子

仁之得禍如此 此承上章之意 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固可

句說惡醉強酒正 而推言之也 得惡而所以死亡則由于不仁今惡死亡而猶

安意于不仁之事欲無死亡其可得乎是猶惡醉而強酒

欲無醉其可得乎欲保國家首信不可不反求于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其 愛主恩惠言不親

禮人愛其敬 禮是謙卑遜讓不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 孟子承

而因及智禮以勉人之正已也曰御人之道在于盡己為治者體仁以愛人宜平人

之我親矣而禮有不親焉則必反其仁恐我之愛人有未至也禮敬以禮 行有

之我治矣而禮有不治焉則必反其智恐我之治人有未至也禮敬以禮 行有

人宜平人之我敬矣而禮有不答焉則必反其敬恐我之禮人有未至也 行有

得者 行植凡所 皆反其道 下一皆字見 其身正 則天下歸之 歸指 不得

處接者言 皆反其道 自治當詳也 其身正 則天下歸之 歸指 不但已也凡

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証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歸身之所行

下五卷三

匹書神註備旨
用之取其恭俱孔子之言
香芳達以降
神德者以其
條也也

欲無節旨

此反言以決之也引詩只
重誰能二字見欲無敵於
天下者下可不以仁灌參
云不以仁如何能無敵不
以灌如何能執熱只一比
照問而詩意已到下乃點
明

不仁章旨

此章言人君敗亡之禍皆
其自取重自取字正意說
在首節已合自取字
節借聖言點醒之大入二
節且言與敵自字上句句

是不可與言却句句陳他
聽言總註心存存是推
本言之

不仁節旨

本欲與之言却從不可與
言說起屬望更殷中二句
正不可與言處末一句反
言喚醒

有孺節旨

孺子之歌公是無心玩兩
可以字益水之可非孺子
可之也要虛虛寫無心
之趣

孔子節旨

孔子只將歌詞細釋一番
便已指點殆盡斯字從上
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
字生來煞一矣字側重濁
邊情詞乃極危悚自取句
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節旨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四書補註備旨

下五卷三

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可見文王固所當師矣試以其事言之詩云
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弟難為弟云爾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上帝既命周以天
下則凡此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臣服于周者以天命靡常歸于有德也然不但
孫子服之凡殷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祭于周之京師焉孔
子因讀此詩而嘆曰我周至仁商孫至衆以衆遇仁則衆夫共衆而不可為衆也夫
國君誠好修德以行仁將天下尊親之誰與之敵由人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
文王我師仁者無敵為益信矣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今指小國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在
執熱之先非非也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然則欲無敵于天下
執熱而後濯言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然則欲無敵于天下
柔之篇道語辭也言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然則欲無敵于天下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言者必行仁政而後可
乃今也耻為大國所役欲無敵于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猶執熱物而不以
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
盡人以俟天也言自不徒教人聽天所命教人從聽天命中修德以自強可謂順
為賢德而可矣天之說只是暗起回天之意中間如心之二句是順天回天兩頭
轉振要語正通

○子曰不仁者與言哉不仁者指當時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
其言利是也言是忠言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
其言利是也言是忠言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

敗絮之有此一句反言安其危利其誦者不知其為危誦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
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孟子蓋子微當時不仁者曰人君有其國家而
以下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言欲長保當莫過於聽言若夫不仁之君
豈可與之言哉蓋其私欲固蔽失其本心危之所在本非安也彼則以為安而
在本非利也彼則以為利而道本不可樂也彼不知其亡而反樂其所以亡者
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所以不可與言也使人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因人有孺子歌
言而悔悟去危而圖安去災而圖利去亡而圖存尚何亡國敗家之有

曰澗水清可以濯纓澗水濁可以濯足澗水清濁然其至
者非誠命于天則歸罪于人而不知皆由于自取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
昔有孺子瞻滄浪而歌曰滄浪之水時而清兮清可以濯我纓也滄浪之水時而
濁兮濁可以濯我足也夫不問其清與濁而皆適于用此其歌固出于無心者矣

孔子曰小子聽之小子是門弟清斯
濯纓濁斯濯足二斯字有味自取也自取是水之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
理此類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孺子之歌有至理存焉小子其聽之夫水之清
可見清斯以之而濯纓濁斯以之而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為皆水之
清濁自取之也觀物理夫入必自後人侮侮是玩狎自
之自取而人事可知矣

夫入必自後人侮侮是玩狎自家必自毀而後人
毀毀是破壞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伐是侵凌自取之者由孔子之言觀
之毀是家不齊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伐是國不治取之者之天下之事其

下五卷二

廣之也曰自侮自毀自伐 孰不由于自取乎夫人心自有取侮之道然後人得而侮之家必自有取毀之道而後人得而毀之國必自有取伐之道而後人得而伐之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使我無可乘之隙彼胡為而來哉信

太甲節旨 此引書証目取之意曰自作見不得諉其數於天 此章勉時君志仁以圖王意以今天下節為主前三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王動之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而以死亡場之仁民之要只在與聚勿施二句

樂射節旨 此章勉時君志仁以圖王意以今天下節為主前三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王動之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而以死亡場之仁民之要只在與聚勿施二句

○享自暴殺之矣天下其甚矣也 將樂射開講便是今諸侯失心是失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民就是得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得民有道得其心

雀小鳥也其喻也三年艾深仁之喻也
種類不一首二句無急意急意在
下數句內轉出志非空志

鸚鵡鳥一名有舊風圖功意在
其何節旨

黃色燕頰同引詩以警世主急自振勵
風搖翅疾也其何能淑指不志於仁

鷺鷥鷺鷥雀者言戴晉及鷺鷥鷺鷥
食之左傳云亡意

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
也

坤惟曰艾一
名多草可以
療疾字說云
其能又久
而遠者

此章為暴棄仁義者警重
兩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
人自絕之是也

自暴章旨
上四句虛下四句正詳暴
棄之實而見其不可與有
言有為也仁是體義是用
禮以義起義字即可以該
禮故下只申言仁義

二句見其章名所以於首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當志仁之及固難卒辦然今者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
日益深死日益迫然致王國在干仁而行仁及不可緩也今之欲王者于日大失
而艾終不可得矣民心以至干國勢憂慮死亡將至矣在平急行仁政以救之猶
七年之病病根深矣在乎急求三年乾久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既不畜于平時
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苟為不畜則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于死亡矣然則今之
諸侯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及今不志于仁將見

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至于終身惟有憂辱相尋以陷于死亡而已

何能救其溺此謂也此字指荷不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
相引以陷于溺觀于大雅桑柔之詩云今之所為其何能以自善乎載相阻及于陷
亂亡而已

而王天下者奈何前引執執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
不志湯武之仁耶此引管瀾之詩喻如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而救其溺

○君子自暴者暴是剛惡也
不可與有言也

也起言非禮義謂之自暴正見不可與有言也身不能居仁由義居由皆謂之自暴
也正見不可與有言也身不能居仁由義居由皆謂之自暴也

化而八也此所謂謂孟子戒暴棄者之自絕乎道也曰仁義之道人人有之孰不可
下愚之不悛也其與有言也與有為也惟自暴棄其身者以不才而自安不可
與之以有言也惟自廢棄其身者以無志而自絕也

不知禮義之為美而言非毀乎禮義者此所以謂之自暴也以此斯人而與之言禮義
必不見信何可與有言乎何謂自棄彼猶知仁義之為美而溺于怠惰自謂吾身必
不能居仁由義者此所以謂之自棄也以此斯人而與之言仁義必不能勉尚可與
有為

仁之安宅也安是無危義之正路正見無危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
邪曲故曰夫暴棄者之自絕乎仁義如此亦未知仁義為人所固有耳仁則天理之
曰正路也公無一毫人欲之傾危不但為人之宅而為人之安宅也義則天理之宜
無一毫人欲之邪枉不但為

人之路而為人之正路也

○君子自道在爾而求諸道指富然之理言
事易而求者指事指此道言

人親親長長下親長字虛指孝敬
哭下平乎是弟同風意

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矣孟子示人以求道
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此章為賢智之徒思以道
術易天下者發士二句是
喚醒他岐途末句是指示
他實地人外無道故曰適
道外無事故曰易此明對
當時功利邪說諸家舍却

道在八言

根本言直道言事故指出個不明不行于天下者豈徒不求者之罪哉亦過來者之失也彼率性之謂道道本在現成道理與他看人人已爾也而乃求諸遠行道之謂事本在易也而乃求諸難說知親之當親長之當長盡於天下親其親長其長道之在人為甚爾親吾之親長吾之長事之在人為甚易誠使人人各親其親以盡即是天下平不分兩層方于人之事各長其長以盡乎人弟之事則家皆孝悌俗皆仁義道德可一風俗可見最顯最易而字是直指同蕩子之化已臻而天下自謂胡雲峰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語非轉關語

居下章旨

此章亦人當思誠也首節言凡事皆必本於誠身次節推身之當誠末節決能誠之應以終首節之意謂實工夫全在思誠土

居下節旨

此節以誠身為主誠身屬在檢親是步步進下的又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已之謂明善即誠身內工夫故下節只頂誠字說朱子曰獲上信友等皆道其道在乎悅親苟事親得其悅則所履者滿無所不備弗信于友矣然信于友有以有道言益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

以求獲平上便傍隨以求信於友阿意曲從以求悅於親其行助長以求誠其身是也

誠者節旨

此正指當誠之故兩句一直說下歸重想誠過此天道節人所其天命之性非指聖人言擇善固執執少不得思思誠內兼明善誠身包得中庸博學之五句

至誠節旨

此決言能誠之效見思誠之功不可不至也工夫造到極處盡人合天便是至誠至誠更有何不動下一句反勸總註思誠為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中又當以知為先

太公

皇得姜姓東 此章勉諸侯法文王以行

伯夷章旨

○君子自伯夷才辭紂是避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是起在與

○君子自伯夷才辭紂是避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是起在與

○君子自伯夷才辭紂是避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是起在與

○君子自伯夷才辭紂是避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是起在與

○君子自伯夷才辭紂是避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是起在與

○君子自伯夷才辭紂是避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是起在與

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罪大
於匪人既從子敬而來就
是一來即見亦無解於罪
孟子持就不早見長者責
他使自悟
樂正節旨
此章明責所從之非然亦
不顯言子敬之不可從而
有待於下章之言
節略全旨

開元文字云
館者賓客之
舍也有積以
待朝聘之官
也客舍逆旅
名候館也公
館者公所為
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
也私館者自
卿大夫以下
之家所為也
此章明責所從之非然亦
不顯言子敬之不可從而
有待於下章之言
節略全旨

克有節旨
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
未悟從子敬之非也所以
有待於下章之言
節略全旨
此章明責所從之非然亦
不顯言子敬之不可從而
有待於下章之言
節略全旨

以徒備駁劇之徒字可玩
猶云求其故而不得除非
為此學古之道極重見識
見宜高明志趣宜遠大我
不意三字大有驚駭意
不孝章旨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
起下節不告之得為完全
在無後上看出
不孝節旨
此只起下節行墮意世後
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
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
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
是承親命故曰猶告於舜
心何敢謂猶告也自君子
論之如此其按舜升聞之
曰父母已矣及底後豈猶
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

道指仁而備也
徒但也備食也飲也言其不擇所食孟子困樂正
從得來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自子未悟所
人之道以聖賢自期而反以備駁為也然則言子之罪豈止于不早見而已哉
饒雙峰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
驩來視為無要緊事而不知便是因失其親
○孝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後是繼嗣大道曰禮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一也不娶無子二也
絕先祀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
是娶之禮也
○不告而娶
是娶之禮也
○不告而娶
是娶之禮也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
起下節不告之得為完全
在無後上看出
不孝節旨
此只起下節行墮意世後
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
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
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
是承親命故曰猶告於舜
心何敢謂猶告也自君子
論之如此其按舜升聞之
曰父母已矣及底後豈猶
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
起下節不告之得為完全
在無後上看出
不孝節旨
此只起下節行墮意世後
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
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
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
是承親命故曰猶告於舜
心何敢謂猶告也自君子
論之如此其按舜升聞之
曰父母已矣及底後豈猶
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
起下節不告之得為完全
在無後上看出
不孝節旨
此只起下節行墮意世後
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
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
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
是承親命故曰猶告於舜
心何敢謂猶告也自君子
論之如此其按舜升聞之
曰父母已矣及底後豈猶
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
起下節不告之得為完全
在無後上看出
不孝節旨
此只起下節行墮意世後
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
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
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
是承親命故曰猶告於舜
心何敢謂猶告也自君子
論之如此其按舜升聞之
曰父母已矣及底後豈猶
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
起下節不告之得為完全
在無後上看出
不孝節旨
此只起下節行墮意世後
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
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
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
是承親命故曰猶告於舜
心何敢謂猶告也自君子
論之如此其按舜升聞之
曰父母已矣及底後豈猶
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

人語斷之以見大孝不妨行權事之有無不必論

仁之章旨

此章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為重智禮樂亦只在孝弟上做工夫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玩總註自見。

仁之節旨

仁義發用處如仁民愛物貴貴尊尊自有許多華采而總就事親從兄上推廣出去身彼皆其華而此為其實實如果之核實仁般玩是也二句乃是就事親從兄指出無限妙道示人不是為仁義說辨

智之節旨

知得如何情事親從兄確然有定不使昏昏知與弗去連說就孝弟行去有

孝子自仁之實 實字乃與華字對 事親是也 事親從天性至愛而發是實從

是也 從兄從天性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是者有子以 孟子示人務孝弟意曰世之言道者求其枝葉

莫大於仁義而其意不外於孝弟之問也夫仁主乎愛仁濟人利物皆愛之所推

然非其是也乃其意則在於事親能事親則所以盡天下之愛者自此而推之矣是

事親為仁之是也義主乎敬凡事親尊賢皆敬之所施然非其是也乃其意則

在於從兄能從兄則所以盡天下之敬者自此而推之矣是從兄為義之是也

之實斯二者弗是也 知是見明弗去是守固而推之矣是從兄為義之是也

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

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

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

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然良心真切之地乃自行從出之原不但仁義之是在於事親從兄二者推之即智

禮樂莫不皆然天智之是亦非他也惟其知斯二者守之而去以不失其良知是

也禮之是亦非他也惟其節斯二者勿過文斯二者勿不及使品式儀度適于陰陽

之宜以克謹其良能是也樂之是亦非他也惟在樂斯二者有從容反適之意無

勉強矯拂之為而樂以行之是即樂之是也既至于樂則事親從兄之意不待廣之

而油然而生矣生則日新月盛而事親從兄之意雖欲遏之而惡可以自已也惡可

已則心與道安身與道忘不知足之蹈之舞之一皆孝弟之發越也非樂之是

而何哉可見孝弟為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真切于此而知此之謂智

是也字指明此却無是也統于斯二者人亦于其是而勉盡其道哉 此章切言下節三實字以用力於良

字須知自樂則生矣以下 心真切 歎不盡之神句句有是 處言。

也字浮出紙上朱子曰要 監在知上知得二者是自 家合有不可暫去到節文 是檢點細密方始樂生

大悅章旨 此章表舜孝以立千道之 準士節言舜轉天下而重 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 因以化天下總重舜盡事 親之道一句

大悅節旨 首句憑空而墮講家只作 雁期得親順親耳又恐知天下歸已之可悅哉 此語非推原語 舜盡事親之

惟慈為然指能 不得親不可以為人 不學親不可以為學 此四句俱體舜 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凡人所難也為 人益益言之為 孟子贊舜孝之大曰凡人以勢分彼情聖人從性分立極如象天 子則公親矣 天下之人皆大悅而將歸已此富貴之極也乃視天下悅而歸已 知草芥之輕容不動心者惟古帝舜為然慈舜之心以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在能得 親苟不能得親心之悅則人道有虧不可以為人子之所以為人子者在能順親苟不 能論親手道則子道未盡不可以為子此舜之心 惟舜句是稱贊 此語非推原語 舜盡事親之 雁期得親順親耳又恐知天下歸已之可悅哉 此語非推原語 舜盡事親之

申字飾之為無不同是言聖聖之心所生為後聖其地相去其世相接或行帝道而帝或行王道而王或以相道行于達或
用或以五或以度之虛其道同也其子以師道行于窮吾不知其凡幾然其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者一也孰有不如
以角或以金屬聖人身上揆一固是道辭文合符
或以竹或以一然與道字不同然非道
以守或以用一即道也
使或以用以民
子產章旨
此章見為政當以大德不鄰大夫公孫僑也濤消二水名也子產見人言子產相鄰國之政而聽之則
說子產游問以小惠惠而不知為政一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曰夫子之極章大旨中二節言王政當為矣乃以所乘之車濟人于濤消之間
言子產之惠行末節言私惠無益濟人豈不亦惠人事哉而其去王政則遠矣
也可得聞于一事子產偶為之孟子恐小利政則有公乎正大故孟子譏之曰子產之是舉也惠則惠矣而不知為政也
子曰惠在愛人義為美談竊驢虞以為世之遠圖久大之施
民而已矣子政故借以示訓為子產惡乎知哉
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
施惠哉子曰國之政其恥之意自見
夫子產者酒惠而節旨
眾人之母也此句是斷下皆明其意惠能貧之弗能便是誠了不到不知為政
教也子游曰方是誠註體以理言本也
可得言與子施以事言用也
曰子產以所歲十節旨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以其乘與濟於濤消乘與是子產所乘之

人室宮中在國時言下三節言舊臣
門之禁凡外有為服不為服之異重在
勿命夫命嗚去國以後論常齊王是眼
出入則為之日所謂與君言禮也

視是心相視全重君也退
要得規過齊王意輔氏曰其報施之道宜爾也如其不然而徒有祿賜之文無敬愛之實是視臣如犬馬矣則
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當
加厚一等

想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大馬則輕賤之
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生於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
矣冠帶之報不亦宜乎厚望于其臣而不知臣之所以待其君者亦視其君之待
之者何如耳誠使君之子臣也視之如手足而委在保全惟恐其有傷則臣之於君
也視之如腹心而愛戴護衛惟恐其不至蓋君以一體待其臣臣亦以一體待其君
臣之報君如國人無所怨亦無所德也如其又甚而加以斥逐之辱有刑威之慘是
視臣如土芥矣則臣之視君如寇讐幸其亡且樂其敗也夫君以是施臣以是報
是報則君之厚臣亦以自厚君之薄臣亦以自薄也人君可以慎所施矣 禮在情
禮為節言
舊君尚有服不應在國時
便視為寇讐尚何如以待
之亦有欲目原其臣意
練行節言
此示以舊臣服君之義正
是君之視臣如手足也諫
是則邪言是時善諫行則
弊革言聽則利興故當擇
下於民已足君不負所學
矣有故而去別有他故在
諫行言聽之外亦是義所
當去者如孔子仕魯道非
國言

禮為節言
舊君尚有服不應在國時
便視為寇讐尚何如以待
之亦有欲目原其臣意
練行節言

知如何視之斯
曰諫言
聖有故是也事偶有則君使導之出疆又於其所往三年不反
後其甲里
田即野外公田也
謂看禮焉
三有禮指導
如禮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禮望其歸也言有服非以傳君

不行因受女樂故主之
類先於所往是舊君自己
任過使其賢暴白於天下
耳三有禮情文篤至乃是
舊君自盡之道如此二字
總承在國去國而側重主
國邊轉應舊君方切
今也節言

待之厚耳當其在國時政有害民者諫之而必行政有利民者
害以革利以興而骨澤自下千民焉此其在未去之時且禮然有一禮之視矣及
有他故不合義所當去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以盡防衛之道又先於其所往稱
道其賢以為祿仕之地至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前此屬意之意
夫道其出先其往望其反此之謂三有禮焉蓋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
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手舊君不忘腹心之報而為之服矣此古君臣之禮也
今也節言
今也節言
今也節言
今也節言

此言寇變受義以明舊臣
不服君之由句句與上節
相反此有故與上不同是
無禮之甚者寇變與上相
照應兩節不反對

博是拘囚意
執是攔阻意
又極之於其所往之目遂賢其里
遂收是無
其歸意
些謂舊
聖賢之別如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
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乎日
望之君子之也或是之亡矣其為臣而在國也有諫則君不行有言則君不
言盛如此
聖由是惡政橫流而膏澤不下於民此其在國已無手足腹心之愛
矣及其有故而去則擣擊而拘執之使不得去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使無受而用
之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方去而遂絕其歸也則君之視臣不但如大馬而且土芥
之矣則臣之於君亦不但以國人視之而且寇讐之矣謂之寇讐則君臣義
絕又何服之有可見臣雖去國而猶報之厚者君先之也豈可專責之臣哉

無罪全旨
此章亦人當自幾也全重
無罪一字無罪而殺漸不

無罪全旨
此章亦人當自幾也全重
無罪一字無罪而殺漸不

可長士大夫當見幾而早去玩兩可以字有遲之恐不及意

君仁全旨

此章重君能倡李意君仁君義主君身首而心在其

非禮全旨

此章為禮義嚴其辨意天下真是真非易見而是中

言君子當見機而作孟子示人曰君子之去就惟視國家之治亂

君子見幾而作

此章重君能倡李意君仁君義主君身首而心在其

君子見幾而作

此章為禮義嚴其辨意天下真是真非易見而是中

孝子自出養中

有欣如出養中才也養不棄是也

孝子自出養中

此章勉人知所擇以為行事之本非有守而後有為

人有全旨

此章勉人知所擇以為行事之本非有守而後有為

此之意非兩時兩境也

言人全旨

此章孟子戒稱人之惡者持借後患以揚之見人當隱忍以遠害若有言貴糾好者又當別論

仲尼全旨

此章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不為已甚猶云至當恰好是泛就行事上說不為亦非有意正從心不踰矩處

大人全旨

此章明大人之用大人者三字提起自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疾讀兩不必與唯字路相貫注中間更畧作停頓不得蓋言自當信行自當果小人理理只病在兩心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

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子曰言公之善言是發人之私當後焉如字當發字後焉此亦有謂孟子短攻人之私當後焉是懷恨報復意

○子曰仲尼之為也其著無或過所謂依乎中庸是也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子曰大者大人是精義是行不必果

起發上句非竟反言者只
重引起下句耳據賢之言
其善無窮不詳孰甚焉

徐子章旨

此章孟子發孔子取水之
意以徹徐子之失也通章
重本字可立而待以上俱
就水言故聲聞二句方是
警徐子本旨不便於是之
取下補入有實行意

徐子節旨

稱水
孔子曰夫之
者君子北德
也過乎無私
似位其流卑
下似禮勾居
皆循其理似
義者坑若
濠者不測似
濠以君子
觀焉
原泉
場唱真意

荀為節旨

曰泉易家卦
山下出泉
溝澮
爾雅云水注
川曰澮注澮
曰谷注谷曰
澮注澮曰澮
注澮曰澮

人之節旨

此章敘舜以開道統之傳
上節言性之理存於君子
雖引起舜實統員下四章
之意下節言舜自然存所
性之理斷自舜者以人心
道心之統自舜開也。

人之節旨

幾希指所性之理人禽只
爭這些子危言之非輕言
之也重君子存之句君子
兼安勉有自然之存有用
力之存存非君子一身自

四書補註

下之五卷三

○徐子曰尼稱於曰

以歎之謂

水哉哉

是歎詞

何取於也

取水之故

○原泉混混

有本者如是

取而後進

放乎四海

○荀子曰

君子之於水也

取而後進

放乎四海

○荀子曰

君子之於水也

取而後進

放乎四海

○荀子曰

君子之於水也

取而後進

放乎四海

○荀子曰

君子之於水也

取而後進

放乎四海

○荀子曰

君子之於水也

取而後進

放乎四海

○荀子曰

君子之於水也

取而後進

放乎四海

存并庶民亦得不去註知
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
場厲按八以存之之法

舜明節旨

此見君子存之中有生安
若此是學舜做個存底樣
子庶物皆幾希之理所散
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
其大木也明是洞識其理
察是詳析其微倫物之體
然者為仁然若為義舜
心中渾是仁義自隨時流
出與勉強行仁義不同

禹惡旨旨

此章歷敘禹湯文武周公
以繼道統之傳各舉一二
事見幾希之所以存非謂
之盡於此也
禹惡旨旨
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
言則天理昭著而字有相
連意既防其危又保其德
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

惡絕也而好善言好是慕求意善
言兼朝野說
戰國策曰儀仗作酒禹飲
亡其國皆遠疏儀仗而
絕旨酒言禹拜昌言
禹以禹一事言之旨酒則惡為惟惡欲之或熾也于善言則好焉惟
惡理之或遺也此禹所以得統于舜也是禹之心二憂勤惕厲之心矣
泛指言實無方
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言之事必求其正而中道是執也賢必求其廣而方類不拘也行政
用之當此湯之所以得統于禹也是湯之心三憂勤惕厲之心矣
傷如傷非真有傷愛
民無窮之心也
望道而求之
求道無窮之心也
若自傷道已至矣而
望之猶若天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
繼湯而興者則有文武以文五一專言之
其治人則修和而復民已安矣視之猶若

一於此未或不

正是情一之學

執中以處事言立賢以用
人言二句平對為是一說
立賢無方根執中來
文王節旨
視字望字俱在文王心上
說如傷者其情迫未見者
其衷虛須從保民之極體
道之至發出來

武王節旨

遠邇有兼時地言者俱言
人與事則時也亦在其中
不世是誠心常存不忘是
誠心不息註德盛仁至饒
氏分貼兩句
周公節旨
此是輔成王制禮作樂時
事首一句總冒下乃抽出
不合處以發明之四事指
定上文說上思字是大綱
指眾事言下思字是節目

武王節旨

有傷兢兢然惟恐一民之失所也其修己則兢兢也道已至矣望之猶若不見
業然惟恐一理之或遺也愛民深而求道切此文王所以得統于湯也是文王之心
一憂勤惕厲之心矣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人與事言
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也而獨不忘待之心厚處之必周也德之盛而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文志而
並得統於湯也是武王之
不泄邇不忘遠如綴衣履黃皆知恤刀劍戶漏皆嚴銘
心一憂勤惕厲之心矣
不泄邇不忘遠如綴衣履黃皆知恤刀劍戶漏皆嚴銘
思兼三
心會其全
以施四事
兼三王故以字直下
其有不合者
不合是四事中有
件不在
仰而思
求那不合之理
夜繼自
續不斷
幸而得
得之是得那
坐以待
是欲行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
之速意
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且急乎行也○此承上章言
舜因歷敘聖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
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共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
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入謂各
成文武者周公也周公之事何如周公則思兼三
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代之主以施四聖所行之事其事或有時異勢殊
而不合者則仰而思之而以繼曰而求必得幸而得其理之合矣坐以待且而急見
諸行焉夫周公之德而又有輔佐太平之功其憂勤惕厲至于如此而于禹
湯文武之心豈非先後一揆者乎是可見禹湯
因之云聖人作用全在不合處
武周公之事雖異而其憂勤惕厲之心則同也
推求其是若依樣做去不見達

武王節旨

武周公之事雖異而其憂勤惕厲之心則同也

指不合之一事言有不合權通變

者以下正極息他思兼之心思其所以合有斟酌變通在內繼曰極形其思之勤待且極形其行之急須得憂勤惕厲大意

迹息

周成王時嘗此章敘孔子作春秋以繼至幽王為大秋存幾希之理全在尹註戎所殺天子定天下之邪正上邪正定宜白立是為而人與禽獸判矣

平王徒居東

都曰是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矣此但推明作春秋之故春秋作指筆削之春秋其所

擣杙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耳長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二尺八兩虎歌詠其體制音節與列國

足指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擣亂荒中者擣杙交舜四以中一名擣杙即斃也

晉之節旨

此只敘春秋所由名為前此只敘春秋所由名為前後過遠須以春秋為主求與擣杙件說晉史無關王迹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內

其事節旨

此條項上晉之春秋說事出於桓文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移故必須斷之以義以優貶其事筆削其交也上兩則字輕遞之詞下一則字歸重之語其義是春秋之義但亦即王者之義耳竊取註訓講辭重取字不重編字方得當日自任口吻

君子章旨

此章孟子自任得統於孔子以私淑存幾希意君子章旨此東上三章以起下節君

○孝曰王者之迹熄天子巡狩諸侯陳詩凡政教號令有迹可見周衰而詩亡

詩不復作非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重王之名分上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前之雅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重王之名分上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孟子承上章歷敘羣聖而以孔子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記事之書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謂同為春秋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春秋魯史名一也

子謂遊禹以至周公小人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矣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

指孔子無位言重小人邊子言事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

孔子之澤萬世不斬言五殺舜禹至於孔周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五世之內也子未節旨欲得為孔子徒是其本心願以繼孔子而存之者如此

不遠無異於為徒意私淑敢當述諸人是倒裝文法當云予者之明

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蓋節得諸其人者也兩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

意遠探書云所私淑者只是仁義可以全旨

此章示人精義之學須從可以中辨出可以無來玩

註似側注過邊當重下二段然本文大指只是三平

南軒云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者有在可否之

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也人其不可知所戒哉

逢蒙射於羿盡羿之道是射也吳下惟殺魯思字重看是

子謂遊禹以至周公小人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矣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

指孔子無位言重小人邊子言事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

孔子之澤萬世不斬言五殺舜禹至於孔周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五世之內也子未節旨欲得為孔子徒是其本心願以繼孔子而存之者如此

不遠無異於為徒意私淑敢當述諸人是倒裝文法當云予者之明

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蓋節得諸其人者也兩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

意遠探書云所私淑者只是仁義可以全旨

此章示人精義之學須從可以中辨出可以無來玩

註似側注過邊當重下二段然本文大指只是三平

南軒云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者有在可否之

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也人其不可知所戒哉

逢蒙射於羿盡羿之道是射也吳下惟殺魯思字重看是

歸自修家若意
取桃橋殺之

鄭人節旨

上節罪字空說此借孺子
左傳凡師有事相形正以定辨不端之
鐘鼓曰伐無罪也上段重端人句下段
曰侵疏云侵重不忍何今日我疾三句
者加陵之意是以已而料死問僕至吾
庚公尹公生矣是以人而料生庚公
二人荷衛人學射至必端矣是因友以
事載左傳與觀友料人之明也夫子何
此不同為至未是因師以及師報
德之厚也按程子云庚斯
虛發四失甚無謂也國之
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
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
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註即本之謂斯亦廢公義
然孺子疾作固已退矣何
安危之可言且兵法窮寇
勿追春秋之義聞疾乃還
庚斯故得以伸其師友懷
流之情也虛發四矢孟子

不以為甚意可知矣庚斯
於車輪去其金鐵合不傷人連發四矢而後反于衛馬路以無害于師而見
於君也夫以師及師庚斯報德之厚也况親受業於習射而忽德之乎以友及友
乎知人之智也况親受業於習射而不能察其奸乎以斯而律詩東陽曰舜不能
蒙罪固不容誅矣而舜亦孺子之罪人也故曰是亦舜有罪焉取友而殺身孺子
能擇友而免禍

西子音旨

西子姓施美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西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西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西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西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西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西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西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如庚公之斯言李何為執弓
射於井之傳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志以夫子之道居矣子雖然不忍反
後反乘用四馬故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滿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
扣輪出繳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舜知子濯孺子得尹公也而
殺之則必無逢家之禍然夷羿篡位之賊家乃逆德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可以見羿之有罪也觀之子濯孺子則可見矣春秋之世子
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兩段相逼勝負固未可知也乃子濯孺子則曰今
曰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既而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
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謂也孺子曰吾謂君生者非必之于斯也必之于我之友也蓋庚公之斯嘗射於
尹公之他而尹公之他又嘗射于我夫尹公之他其立身制行非忍人也乃端人
也則其所取之友必為端人可知矣若端人而首者本以微利哉此吾所以自諒
其必生也及庚公之斯至乃問子濯孺子曰夫子何為不執弓益疑其能而示之以不
能也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益疑其能而示之以不能也庚公遂自殺曰小人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是小小之道夫了之道也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
害夫子雖然今日來追之事乃君所使之事也我不敢以私恩廢公義子濯孺子扣
輪之情也虛發四矢孟子

夫子音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
婦人也居人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此
羅山若即溪體照并註一戒一勉
之西故曰西西子音旨
子備精妙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
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固念作狂
越士以吳王意雖有節旨
淫而好色大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
大種乃使相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
於國中得乎羅山鬻薪之意
女曰西施卿天下章旨
且節以羅殺此章為好用私習者發不
教以容步習主論性說次節是主懸習
於去城臨於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都巷三年學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服而歸於吳習不當鑿未節言習不必
可善習止也

乃使相國范鑿正以申不當鑿之意通
鑿進之與爲章只一利字盡之
築始蘇亭後
吳亡復歸范
蘇固從五湖
而去

天下節旨
言性非教人論性乃教人
知性不重言字性最難名
狀只得就發見已然之迹
所謂故者言之爲已然之
迹不皆利故又云以利爲
本利是順乎性之自然而
絕無人爲也性當以故言
故當以利言雖有兩層實
則利在故之中滙參云此
節爲言智起案

所惡節旨
上節言理本自然此言人
當順其自然也所惡於智
二句唱明本旨鑿與利正
相反禹之行水是在古今二
大智故舉以爲法昔禹二
句內雖有不鑿意且虛講
下四句正申之禹之疏濬
決排何嘗無事但因其水
性有自然之故而亦行其所無事則不俟鑿鑿而事
事物物各得其理其猶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乎
水治曆不作兩字

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
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正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
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也孟子爲用智者而發曰世之挾智以處事者適以擾事其
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爲原由于不識性耳天下之言性也其本體不可言也則但
言其發見已然之故而性可知矣然所謂故者又曰孟子言性而必先言性者
必出于天理之自然而以順利爲本斯得性之直也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生言性
猶言水而先
所惡於智者此智者以小智言
爲其鑿也鑿謂妄生意見
正與利相反
如智者若
愚之行也
不曰治水而曰行
水者官行而行也
則無惡於智
見非鑿
愚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亦字亦
天下之理
順水道知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是循理之自然
則智亦矣
到馬言
本皆利順
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
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事也順其自然而已所惡于小智者爲其不知順利之理好用私意爲穿鑿取天
下事而擾之也如使用智者能若禹之行水也則智以成事而非以擾事斯無惡于
其智矣蓋禹之行水也知水性有自然之故而因勢而利導之以水治水而實行其
所無事也是以水得其性而不爲害而古今稱大智者必歸之禹也如用智者知吾
性有自然之故而亦行其所無事則不俟鑿鑿而事
事物物各得其理其猶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乎
水治曆不作兩字

度星辰自變度次舍是
皆已然之迹而可求者
千歲自至
至且是歲月日時皆爲甲子日月五星皆會於
所謂曆也
星而致也
致是推致而得之
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自至之度可坐而
待况于事物之近者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鑿鑿爲哉必言曰至
也
天之節旨
天言高而星辰言遠惟高
故遠其實天之故無可窮
全憑星辰上推知其星躔
某度爲不至是也首節故
字言本然之理此節故字
言本然之度來故是去推
算坐致是已算明于歲日
至指已往者說治曆必自
今日逆推到初起源頭處
然後從源頭推其未來者
始不差通節指點之神原
是論智非爲論曆

公行章旨
此章孟子維朝廷之禮重
我欲行禮一句王驩固孟
子所鄙而此不與言乃是
禮不得言故因其不悅而
自明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是主喪行之官以官爲
右師帶何人
公行進而
與右師言者
進是攝職
有若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就是以已
公行子齊大夫
而右師王驩也
當右師人門之初其未就位也有進右師于已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其既就位

四書補註備旨
下孟卷二
二十

公行節旨

進右師與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位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各師方人門而用禮未行一時趨路逢迎淋漓滿堂只冷然有一孟子在旁而已。

不與節旨

眾人與言雖不為悅孟子不與言驩便以為簡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詞色以為榮也。

聞之節旨

規出禮字正破他簡字朝廷以君命所在言朝廷二句引禮文孟子實師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兼言揖者與言必相揖也。

君子章旨

此章見君子存心之不苟首節以仁禮存心是全篇主綱中五節言三自反正

存心之實未節用結之

君子節旨

異於人便含下為法可傳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便含下終身之憂

仁者節旨

仁者有禮者即指君子說愛人敬人正是顯德在禮存心處註施字對下驗字不封上存字

愛人節旨

人愛人敬正是顯德愛人敬人為存心處兩恒字言其常理只就君子自身體驗下文三自反已盡。

自人節旨

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理此一自反。

其自節旨

此再自反忠非有加於仁

也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蓋孟子不與右師言不說有師不悅曰諸君

皆謂驩言諸君子指同孟子獨不與驩言是驩也

言亦不就之而與言右師不悅于心曰諸君子皆不以驩為不肖而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以驩為不足敬而簡累于驩也蓋但知有諂媚而不知有朝廷之禮

孟子與右師但見其地說孟子聞之曰禮指周禮而言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非對面語觀聞之字可見孟子聞之曰禮指周禮而言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位只一人不踰階而相揖也階是朝廷序列班我欲行禮禮指不歷位

簡亦異乎怪異則職喪其秩命各有序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

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

孟子聞之曰右師未聞朝廷之禮乎以禮言之彼朝廷之士站立各有定位不得

位而相與言班次各有定階不得踰階而相揖也今日以君命來則君命所在則

朝廷所在也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正欲行此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耳夫以失禮為

簡無足異也而子放以我行禮為簡不亦可怪異乎孟子此言不惟以禮自處且以

禮處人而遠小人家人意中但有千放子放意中但有孟子

之道自在其中矣孟子意中但有個禮人賢聖立千仞氣象如此

○孝自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兼天下後世言以其存心也存心謂其存心以存

心以禮存心仁禮兼存以仁禮存心言以禮存心論君子存心之不苟曰均是人

心不同也益人同此心同此仁禮君子獨以則以仁存心二句就現

仁之仁存心以辭讓之禮存心此其所以異也

人有禮者敬人義發於外者禮也敬所以仁者博愛之施必於愛人有禮者

謙著于外必然敬人盛此仁禮也夫愛敬既盡于已則德意自感于人凡愛人者則人亦

敬之也恒愛之敬人者則人亦恒敬之其感應之常理有如此

也橫逆有人於此人即我愛我待我以橫逆橫逆只是

其變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豈至哉

子意外我愛敬人人亦愛敬我此其常也設若有人於此其待我以侮辱之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于己也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

事矣宜至

其自反而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我必不忠忠是仁禮無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及其自反而仁以愛人

矣其橫逆之侮侮猶是也則君子又必自反也乃曰我

必愛敬之心有未盡而不忠也不然何橫逆由是

入之故爾思子是職分之
思貼定由已議不助饑溺
講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
論救世心腸原無兩樣。

易地節旨

此正見孔子賢禹稷又賢
顏子處禹稷易地為顏子
易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
信皆字語勢側重顏子上
意已盡此下只引譬明之

同室節旨

此喻禹稷有天下之責在
救之一層雖被髮旬又深
一層以應上如是其急句
此喻顏子無天下之責在
少救之二字且添一往字
便有許多懸隔而正是
陋巷自樂景象

通國節旨

此章見論人通國其心宜
子無世俗不孝之罪但不
當責父之善以致不相親
耳然其設心則可矜也故
孟子不輕絕之意重設心
二字

通國節旨

公都子破於象惡而不知
察核問

世俗節旨

此見章子無世俗不孝之
實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
到重三個不顧養正對不
得近說私妻子正對出妻
屏子說幾字危字正對責
善說俱為下文伏案

去章節旨

此正言其得不差之名之
故夫章子三字提起就他
行事上以見章子實有罪
不能為章子讓也子父責
善是言章子責父之善

上二意來如其禹稷身任其職故以何以見道之同也觀禹稷則知顏子矣
急指過門不八說為已責而救之急也禹任司空之責思天下有饑食之饑者乃吾職有
乃吾職有未盡由已致而溺之也稷任田正之責思天下有艱食之饑者乃吾職有
未盡由已致而饑之也夫以民溺民饑為已咎是以過門不入有如是其急也若顏
子則無此責故得以禹稷學子易地則皆然易是更換地指平世聖賢之心無
啗然子陋巷之中也禹稷學子易地則皆然易是更換地指平世聖賢之心無
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地為之也故使禹稷易顏子
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地之必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易禹稷之地亦能
憂禹稷之憂而易地則皆然矣此所謂同道也

救之可也

雖被髮纓而救之可也
當然是理勢不暇束髮而結髮往救言試取
救言急也以喻禹稷而解之
當然是理勢不暇束髮而結髮往救言試取
救言急也以喻禹稷而解之

鄉鄰節旨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
可也解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
所遇皆若鄉鄰之人有閭者其情與我疎也亦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是味親疎之
盡善也分則惑也雖閉戶不救亦可也然則顏子之時視天下猶鄉鄰也而豫鄂
自樂亦閉戶之道且然耳豈所以為矯哉夫惟所處者劉上五曰重譚顏子能為
當于理此禹稷顏子所以為同道而孔子均賢之與禹稷一過蓋禹稷能為顏

子人可無疑只疑顏子不能為禹稷也

所處一顏子地位或則顏子以自况云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論曰公都子問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公都子曰臣聞通國皆稱不孝焉

即此狀前之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卒之東郭三句影承富貴者極其乞憐與此無異故鋪敘極詳此其為乞憐之極點將乞人真情說和盤托出道字更下得冷令若此固是總撮之辭然則作惡惡愈恨說不出口光景亦妙其妾之詞亦何待其妻盡出諸口耶報語云未敢露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

由君節旨
此乃慨今之求仕者尤可鄙也君子謂以義自守而明於出處潔於去就者觀之字雙關兩面乃以觀齊人之觀觀求富貴利達者也此何直貫至末所以

未之知也
未知已為妻妾所施從外來騎其妻要見又是富貴章首當有孟子

由君子觀之則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羞也而不相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羞也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任曲之道昏夜乞求以之西奈何天下之為齊人者象也而守義之君子觀以驕人於白日與驕人何以異哉則今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進不以禮待人之徇人而

二字形容不盡一切界謂乞求光景俱包在內方於士人若此有情富貴又曰利達利便利達通達也亦有富貴而未必利達者故兼言之其妻妾至幾布矣作一句讀

萬章章旨
此章見處舜之純孝首節萬章二字乃一章之骨次登山往子用節其怨已而其怨親三曰號位子吳四節極言其怨已而慕在夫于父母其未節只言其慕而贊罪引隱○慮為大孝也

萬章節旨
德者威威然如有所歉慕味彼歷山兮德者威威然如有所歉慕

萬章問曰舜往田
是耕歷山時也仁覆閣下謂之吳天號位于

子自怨也
怨親慕之如切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閣下謂之吳天號位于

萬章問曰
萬章問曰萬章問曰萬章問曰

不怨
不怨二字指子吳而言

公明高
公明高之子也

我躬方耕
我躬方耕

我躬方耕
我躬方耕

張望兮思我而未得則慕三意兼用
父母力耕曰 父母節旨
與月分往如 喜就子心說勞是受父母
馳父母遠公 筆達之若不與喜字對專
吾輩女歸 重不怨上號位貫下六字
公明高 爲一句重章長息俱疑其
武城人 怨親是非爾所知只重聖
公明高 心深遠難測不重長息不
知聖意夫公明高以下正
明舜之怨已而非怨親起
與怨相反我竭力四句正
說孝子之心不怨處其爲
子職繁耕田一事說耕
路史五美之 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其
子監明早死 多於我何哉有潛思熟付
不得立監明 干遲萬轉意正是慕之不
之嗣封於劉 容自已處註自責即是
宋又不肯而字
帝使節旨
此承上節推進一步益張
大其說以起窮人無所歸
皆二畫後之 句事舜於賦畝之中非事

國二女娥 舜於歷山耕田處也舜且
女英○史記 徵庸已在位爲其來白
新居鳩酒 彰故云三段事實正與下
行強讓竟二 好色士悅富貴相照四
女不敵以貴 麗舜雖已悉又然此自四
驕事舜親戚 岳視之耳殊視頑需有一
其有婦道堯 毫末格便不可以爲人不
九男皆益篤 可以爲子故有知窮人之
百官 百官
同如後世典 此只就上節覆說一番以
義備人之類 推舜之心實有如此語脈
歸正足憂之深處此憂固
不順父母而生則必因順
父母而解以憂字代怨字
更醒有天下爲天子須會
土將看天下將字
人少節旨
上二節內已見得終身慕
父母子此不過借常情以
贊其爲大孝也人少則慕
也怨無怨之親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
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怨不順于父母未嘗目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
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怨不順于父母未嘗目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
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怨不順于父母未嘗目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

天下節旨
此只就上節覆說一番以
推舜之心實有如此語脈
歸正足憂之深處此憂固
不順父母而生則必因順
父母而解以憂字代怨字
更醒有天下爲天子須會
土將看天下將字
人少節旨
上二節內已見得終身慕
父母子此不過借常情以
贊其爲大孝也人少則慕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貴天子而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蓋天下之欲不足

修身理性反是壽之喜象玩兩亦字兒
其天運也通舜之憂喜只寄在象身上
通云舜已譬如手足恠心便不寧
南面無為而手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
伯彈五弦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或
承歌南風之疑棄在上二女嬭虞象無
詩云南風之敗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
嘉兮可以解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
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皇吾民之財兮○紙
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周與彫同

然則節旨

以象殺兒象象喜喜憂只伴喜曰完治也滑去也嗜拂也揜益也按史記之迹甚明象象喜喜憂只伴喜曰完治也滑去也嗜拂也揜益也按史記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其下士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謀謀也盜益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舜既八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瑟所彈五弦琴也張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林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生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既出前潛歸其宮也繆明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爾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萬章又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而其處兄弟之變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舜之父母偏愛小子聽象之言使舜完廩及舜登廩捐去其階梯舜遂縱火焚廩此雖父母之命實象之謀也後又使舜浚井欲陷之干井也而不知舜從匿空旁出瞽瞍與象從而下土以悅之此舜父母之使亦象之謀也象乃自誇其功曰謀謀以蓋都君威我之功績凡都君之所有父母當與我共之如牛羊則歸父母倉廩則歸父母如干戈則歸朕琴亦歸朕亦歸朕二嫂則使弟朕手是象性人舜所居之宮以分取所有而舜已歸在牀彈琴象見舜遂繆詞以自文曰我因思君鬱鬱之甚是以來見爾然能偽于其言而不能偽于其色終不免于枉屈焉舜見其來而喜曰惟女臣庶爾葉于子伯之觀斯言也不諱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而如是其喜與孟子曰象之欲殺舜也其迹甚明以舜之賢哲矣為而不知也但聖人愛弟之心異于常情故見象之憂

偽喜者與一與字是許聖人亦行偽非疑聖人不行偽孟子以子產例舜明其喜出於誠也以重可欺以其方難罔句帶說圍圍三句宛然然出生魚光景魚有人水斬姓之理弟有思兒慈隨之理故子產與眾皆信之舜之愛弟曰天性况又以愛兒之道感之乎誠字正與偽字對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其信之喜之也



也則亦感之而俱憂見象之喜也則亦感之而俱喜彼其臣庶于治之也亦因其鬱陶思君之喜而喜之耳所謂兄弟至情曰有所不能已也○曰然則偽喜與然不出于誠意曰吾嘗有饋魚於鄭子產饋送也子產使校人受池養也校人受也反會也反會也始會也圍焉則洋焉少身條然而遊此句即接子產自得其所欲得其所哉二句重言魚受會自孰謂子產智知事之乎既而食之自得其所欲得其所哉此池子產之言故君子可欺以其方君子之言難信以其道彼以愛之道求彼指象道即指父誠信而喜誠實也惟信故象為焉應上偽字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而未舒之貌洋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誰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兒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萬章又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然則舜其為喜而然與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曰孟子曰聖人本無偽而况處兄弟之間乎謂舜偽喜者否也彼其所以喜象者亦信其理耳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不用其公而食之乃飾詞反命曰始吾之舍是魚也見其圍圍焉方困而未舒也少頃則洋洋焉而稍縱矣由是故然而遊自得而遠云也子產喜而發嘆曰魚以得水為所今依然而逝誠得其所哉誠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語人曰人皆謂子產智矣

舜之節自

此蒙引詩以伸臣父之辨齊之說可不辨而見其誣矣

孟子言辭不可泥以明齊齊方為無臣父之理也言王臣必天子

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臣

威蒙自愛之否其節自既得聞矣

詩晉文之下莫非主率主之濱其非臣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詩曰是詩也其是謂也

世有哲王三于四海者故特引以贊舜
 后在天王配重一則字與上兩至字相
 于京生配于聖者念也尊養俱是一
 京世德作求 既精誠雖已極其至此心
 永言配命成 終難而博也故曰孝思曰
 王之天下土 永言則字重思字亦不輕
 之式下土之 祇載節旨
 士節即大舜尊養之隆以 若通管
 其無臣父之重思已盡 若通管
 矣此又解父不得而子之 二句
 說為父見化於其子而不言 齊果敬謹忠懼之貌不信也皆順也
 能以不善及其子自是餘 意是字指書辭言滙參云
 意內極引詩書是所以痛 關齊兩野人之語
 關齊兩野人之語

此章見堯之福舜出於至
 公總發明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堯以章旨

萬章問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堯以章旨

萬章問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堯以章旨

萬章問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堯以章旨

萬章問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堯以章旨

萬章問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堯以章旨

萬章問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堯以章旨

萬章問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而許其所以與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則歸之天其所以為天

起昔者堯禹舜來本言天
天子能薦之千天而言其可理天下然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猶之諸侯能薦人子
而井言民者天人一理也
天子而言其可為諸侯然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即諸侯而天子可推也猶之火
暴者使為相攝政顯宗斯
天能薦人于諸侯而言其可為大夫然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即大夫而天子益
民將使君臨之意兩受之
可推也蓋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昔者堯禹舜于天固不敢必天之受之
謂受堯之薦暴有天順民
也然舜之行事合乎天心而天受之暴舜之德于民亦不敢必民之受之也然舜之
歸意但天受民受之實在
下文亦宜憚。

敢問節旨

此發明天受民受為天與
舜之意人臣惟有助祭趨
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
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
告於天顯宗於民正是薦
暴處天受民受俱兼行與
事說如主祭誠敬之心屬
行而歸物度數屬主事
根本之地屬行而紀綱政
教屬事字在禮應上看之
如陰陽和風雨時之類安
字作服子看如五典克從
百揆時敘之類
舜相節旨

胡觀
曲禮曰天子

當依而見
侯北面而見
此又推堯在時歷相之久
天子曰觀天
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
子而面立
終本末言之見其無往非
諸公東面諸
天所與也二十八載重在
侯西面曰朝
施澤八下朝觀訟獄歌
說文云賦詩
歸之由天使之固結於二
十八載之前是以禮應於
日歌獨歌謂
二十八載之後兩天也相
之謠謳齊歌
也
應下截即包在上截內居
堯四句反言以助其意

秦誓節旨

引書證朝覲三段然實
總緒通章禪天下歸之天
論天與歸之民古今之格
論也

曰書甫生甫言

下之五卷三

四十四

四十四

德衰章旨

此章論禹益之事見禹之

傳子出於天與賢四句

是一章大旨敬實能敬句

是一章骨子首節昔者以

下只敘而未斷丹朱節承

上斷其為天意而正意已

盡四夫四節俱是餘意須

步步以益為主末節結出

義字正與天與賢四句相

應

德衰章旨

於塗山氏生

破塗山氏能

明訓教而致

其化以故敬

知五事達君

臣之義持禹

之功禹崩啟

繼世以有天

下○敬以商

均為賢齊九

從有不從以

見禹未嘗與

禹萬加此何

以見天與子

也昔禹應益

于天任之為

相七年及舜

崩三年之喪

畢益避禹于

箕山之陰

箕山之陰部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朝朝

○魯問曰有言

國之言至於禹而德衰

不傳賢而傳子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魯問曰有言

國之言至於禹而德衰

不傳賢而傳子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正見

此句

節為主借益尹例說尹則
賓中賓而益則賓中主也
孔子節旨
孔子本神繼述引來重
繼合於神繼述與禹總
是一般心與賢與子總
一般事故以一義字斷之

伊尹割烹

伊尹名契方 此章辨伊尹出處之正樂
救之後力救 堯舜之道一句是本領兒
黃帝相也伊 辱已以正天下平一句是
尹生於空桑 歸結益才其所樂之道以
後居伊小故 伐夏救民而正天下則決
氏曰伊世紀 無割烹要湯之事可知此
云湯思賢夢 已斷蓋伊尹了聖人之行
有人負鼎抱 以下乃是餘波未復引伊
祖對已而笑 訓為証
瘠而去曰鼎 割烹節旨

萬商曰人有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謂割烹是宰割
然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義乃道之時宜非其義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義乃道之時宜非其義

弗視也 弗視也 弗視也 弗視也 弗視也

不取諸人言 不取諸人言 不取諸人言 不取諸人言

為和味俎者 戰國人不知義理汲汲於
割截天下豈 富貴利達雖柱已辱身有
有人為我幸 所不惜故設此議論以上
者哉時伊摯 証聖賢下便已移耳
耕於莘野湯 耕於節旨
以幣聘有莘 此言尹窮居之所守堯舜
之君留而不 之道微而精一執中頭而
進湯求婚有 六府三事皆是樂有心契
莘嫁女於湯 神交意非其一段即樂道
以幣為勝臣 內事然亦是想見其行誼
乃負鼎抱俎 當如此非有事迹也道是
見湯○呂氏 體義是用四其字即指堯
春秋湯得伊 舜分天下千駟一介言者
尹破之於廟 人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
廟以燬火釁 而遺大必兼舉方見其德
以犧網明日 之全註詩如康衢之誥舜
設朝而見之 皇之歌書即二典三謨
說湯以至味 湯使節旨

楚辭天問 此言其不輕應聘說倘聘
綠鵲飾王后 字使與堯子相反豈意數
帝是皇后帝 語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
謂湯言伊尹 尹之樂道乃達可行於天
河世言甫注 其旨

小不 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
荷取 介與荷於之外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之割烹要湯者 伊尹之所為不然方寸未遇之時耕于有莘之野誦詩讀書而
樂堯舜之道焉惟所樂在堯舜故凡辭受取與必以堯舜之道義為准苟非其義之
所宜也非其道之當然也但不為小利所動確確之以天下之人弗顧也繫馬干
駟之多弗視也苟非其義之所宜也非其道之當然也但不為小利所動確確之以天下之人弗顧也繫馬干
不以與人傷惠一介不以取諸人傷廉 湯使以幣聘 以是幣聘是
是其所守之正當躬耕之時而已然矣 湯使以幣聘 以是幣聘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此句是

始仕因緣意下而後行之者故聘之始
五鼎以事湯 湯三節旨
湯賢之遂以 此言其應聘之不苟幡然其
為相獨孟子 改不是徒感其誠蓋度湯
以爲不然也 必可爲堯舜而已之道必
有莘 可行於湯也三豈若字甚
伊尹莘人古 緊下一句又總承上二句
華國即魏也 親見二字有味樂道尚是
左傳所云有 神交行道則屬躬逢矣前
神降於莘是 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
也 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此與上節俱一時語明已
所以決於應聘之意首五
句是推原天心如此知覺
人所同其故不曰未知未
覺而曰後知後覺知淺而
覺深覺可以該知故下獨
言覺中兩覺字俱係喚醒
主施政教說予天民二句
是說已承天意未旬反掉

將字非指後曰正就今應
聘言上言君民此單言覺
民者蓋輔君以覺之也
思天節旨
思天下五句是因其言而
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
其心而實其事總爲下况
展已以正天下句張本思
字直管到滿中句全從覺
民念頭來自任何是說予
就其思而想見之伐夏救
民亦是樂道中事

吾木節旨
此節纔露無費湯意自嘆
然至伐夏救民皆是正天
下事既能正天下決不肯
辱已首二句是違章斷案
聖人推開說際正與辱對
遠與去者以重道其潔身
易知近與不去者以行道
其潔身難知重道與不去
邊方切伊尹

處猷之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祇獨善之心耳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爲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以道澤民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堯舜其君民使堯舜
之所得者于吾身親見 天生此民也 此民乃 使堯舜後知 知是後之未知者
使堯舜後覺也 後覺是後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天民全得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覺之而誰也 此句見其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
斯道即堯舜之道斯 非覺之而誰也 責不容諉 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
民指後知後覺言 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若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
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若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
民之先覺謂我之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
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也 然此非吾意也乃天意也蓋天之生此民
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也性善雖無不同知覺則有先後予是使
先知此事之所當然者以覺後之未知者使先覺此理之所以然者以覺後之未覺
者是先知先覺之生天爲後知後覺計也予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爲先覺者也豈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若已推而內之滯 是引之 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鄭重之辭 就湯而說之
以復教民 就是任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指桀救是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 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吾聞節旨

前路節節可証無要湯事却無一句明說出此借人言反掉收拾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

伊訓節旨

述伊訓重未句見伐夏救民全是尹一人作的此何等功業乃疑其有辱已之事乎

或謂章旨

癰疽瘡環 此章斷孔子不荷所寸全難疽說苑作重義命三字前一節因荀靈公與夫人主之問而以進禮退義折同車臣首維之三節是進一步言處變從參乘出使尚不苟况無事時乎勿以孔子為次乘常變平對未節又舉觀人宿搖市過之法見必無苟主之理孔子之去或謂節旨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夫誅是奉天道要湯未聞其以割烹知人言所云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夫誅是奉天

也牧宮天誅是湯之部

始其事也夫伊尹固無割烹湯之事矣然果何以見伐夏救民之事乎商書伊訓

十毫也言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于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于毫都也觀伊尹之言

理明義正如此會謂辱已費君首而能

為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干誣聖人也

萬章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瘡環

於衛於齊見其不一而有諸

子孟子曰不然也好事者為伍

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萬章問于孟子曰或人謂孔子于衛則主衛君所親狎

事謂造言生事之人也

者之家其所主之苟如此果有諸乎孟子曰謂之主癰疽瘡環侍人者否

也孔子之所為不然而也此乃好事者造為誣聖之言以便已私也

此句提起看破見

聖人不荷所主

子謂路曰孔子主我衛衛得也

命以通塞孔子進以禮

就乎日不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命亦以通塞

之氣數言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就平日無得不得員命

與諸公所

也為景公所

近相

顏富由

孔義于云警

由善事親于

路義之後以

非罪執子路

請以金賈焉

既而三子

納金於子路

以人衛或謂

孔子曰受人

之金以賈其

私昵義于孔

子曰義而賈

之會取於友

非義而何

彌子

取有美色寵

於盡公衛國

曰臣明其非

四世言甫主

於衛節旨

士九句是在衛不荷所主

下五句則推其素行而斷

之也聖人本不待斷以命

曰有命對彌子言也孟子

曰有命對禮義方見聖人所

謂命正與禮義相依聖人

亦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

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

請以命賈焉之所在即命之所在此義

既而三子

命合一之學三句更有輕

重如云進固以禮而退必

以義得固有命而不得亦

有命未句專頂退邊只消

之金以賈其

私昵義于孔

子曰義而賈

之會取於友

非義而何

彌子

取有美色寵

於盡公衛國

曰臣明其非

四世言甫主

下五卷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夫誅是奉天道要湯未聞其以割烹知人言所云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夫誅是奉天道要湯未聞其以割烹知人言所云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夫誅是奉天道要湯未聞其以割烹知人言所云也

我為其三日 此就去虞人秦及相秦有
百里奚初娶 功之智且賢以斷其無食
我時互羊皮 牛于主自鬻成君之事也
疏當相別時 智字四段以首段為主不
為其難今適 可諫一段申首段不可諫
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
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授之政
亦可當貴忘我為 先一段申首段知虞公
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
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
曰當其二曰百里奚秦秦一段申首段
去之秦時好學者之論大率類此蓋夫
百里奚之去秦當是時年已七十矣其
閱歷已久曾不巳死至南谿 字推出他
智來賢字二段下惟智者為能知賢矣知
賢公之不可諫而不可諫是知賢也天
下亦惟賢者為能知賢矣知賢公之將
亡而去之是知賢也而相之是知賢也
可謂不智乎天下亦惟賢者為能知賢
矣也時舉于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是知賢也而相之是知賢也可
謂不智乎富貴相我為 為提綱後二段
以末一段富貴相我為 為歸宿據理
剖斷反覆詳問之乃其故 明好事者
之誣更何處置妻也遂還為 蒙
夫婦笑為相 伯夷章句
三置晉君一 此章表孔子之聖異於
魯教刑禍穆公 聖前五節歷敘前聖而
闡之謂大都皆 且異歸重聖之時上
後二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之為汙其賢又
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
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
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好尋以要其
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授之政亦可
當貴忘我為 先一段申首段知虞公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
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其二曰百里奚秦秦一段申首段
去之秦時好學者之論大率類此蓋夫百里奚之去秦當是時年已七十矣其
閱歷已久曾不巳死至南谿 字推出他智來賢字二段下惟智者為能知賢矣知
賢公之不可諫而不可諫是知賢也天下亦惟賢者為能知賢矣知賢公之將
亡而去之是知賢也而相之是知賢也可謂不智乎天下亦惟賢者為能知賢
矣也時舉于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是知賢也而相之是知賢也可
謂不智乎富貴相我為 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富貴相我為 為歸宿據理
剖斷反覆詳問之乃其故 明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妻也遂還為 蒙
夫婦笑為相 伯夷章句
三置晉君一 此章表孔子之聖異於魯教刑禍穆公 聖前五節歷敘前聖而
闡之謂大都皆 且異歸重聖之時上後二

民不使 非可事之君不事 治亂則退 治則進伯夷無其
橫民之所止 止以野之 不居也 不忍如言 異鄉人處 思其與思慮處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朝衣朝冠至貴之物 塗炭至污濁所在 當對之時居北海之濱待天下之清
也 待清避紂 故聞伯夷之風 風流風垂 頑廉 頑夫無知覺必貪 慆天有志
之濁故也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 孟推孔子而言曰學不宗至
則有操矣 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聖則其統不一然不取羣聖而併
之其謙謂未廣也古有伯夷者且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審于耳
日之接如此事必擇君非其君不事使必擇民非其民不使擇于上下之交如此世
治則進以出世亂則退以處番于出處之際如此在朝皆極政之所由在野皆極民
之所止則不惟不事不使而且不忍與之居也其心思與鄉人處知以朝衣朝冠之
費坐于塗炭之汚也其所處不苟如此當紂之時正聲色皆惡吾民皆非事使無二
可者所謂污濁之世也下是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焉是夷之行廉而立心
如此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雖頑貪之大皆化而為廉介之操懦弱之夫 伊尹自
皆化而有特立之志是無所矜于己而有以化乎人者伯夷之行然也 伊尹自
何事非君使非民 何事二句 治亂則進 治亦二句 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君知
學後使君使君使夫民之定君若也將以此道覺世 天之四句又思

伯夷章句
此章表孔子之聖異於魯教刑禍穆公 聖前五節歷敘前聖而闡之謂大都皆 且異歸重聖之時上後二

伯夷章句
此章表孔子之聖異於魯教刑禍穆公 聖前五節歷敘前聖而闡之謂大都皆 且異歸重聖之時上後二

伯夷章句
此章表孔子之聖異於魯教刑禍穆公 聖前五節歷敘前聖而闡之謂大都皆 且異歸重聖之時上後二

晉里克苟息民以正發明始亂皆進
師師會處師意未句已結出自在守陳
伐滅夏陽新安曰比言風者皆道不
志書虞頭故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
也五年晉侯以從動於後世也伊尹有
復假道於虞切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孔
以伐虢宮之子則加太極元氣之運風
奇諫曰虞虞不足以及言之矣
之表也虞亡
虞必從之晉通節暗伏個和字不羞六
不可啟冠不句且事上之稱與鄉之句
可玩一之為是虞之稱爾為爾四句
甚其可再乎述其言正見所以不刀美
諺所謂輔車之意未三句則又表其風
相後居亡處於後世也鄙寬以昌言薄
察者其虞也敦以情言
之謂也公曰
晉晉宗也
宣其哉對曰
太伯虞仲太
王之招也太
伯不從是以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義之澤者若巨漚而肉之漚其有任以天下之
重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言所使伊尹者
重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升君皆可事也何事非君哉凡尺皆可使也何使非民哉其言如此故其在世治
亦進而仕焉亂亦進而仕焉嘗自明其仕進之意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
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予今幸而為天民中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後知後覺之人不敢負天之託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
有匹夫匹婦未嘗不與被義之澤達生復性之澤者即若已推而內之漚中以一
世民物為已責其自在以天下之重所以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也是無所擇于世
而有所責于已者
柳下惠羞汙君不辭小官不羞不恥事之不辭不辭其小進不隱賢以其
道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道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處賢道遺佚而不怨隨窮而不懼遺佚是不用而窮隨與鄉人處由然若也

不嗣就仲雅 孔子節自
叔王季之禮自孔子去齊至去父母國
也為文王卿之道也是舉孔子去固實
上動在王室事說可以速四句又是該
藏於盟府將其生平見無不各當其可
於其成何愛也四句可以見其四而字是
於其弗能許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
晉侯宮之奇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
以其族行曰處中之義則四而字諸氣
虞不臘矣十覺更分明時字不宜遽露
二月晉滅欒未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
師還館於虞便合三聖不可語此意註
遂襲虞滅之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
執其公

聖之節行
聖之垂輝魯前四節是案此節方是斷
之端瑞宋之故再用孟子曰起此聖字
結綠楚之和兼知行與下節聖字單以
矣備越萬全行言不同清任和時四字
資重都城○蓋有大讀是從聖字內分
管石樓有屈別出來勿倒說夷尹惠之
產泉相傳有聖是清任和到極處孔
四書補注世用言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孔子之去齊

百馬母飲此
泉生得龍駒

子則是人而化之之聖其
行之時中則清任和亦無
不到極處時之義正在變
此不同處見註兼三子之
所以聖者而時出之已該
下二節立說

大成節旨

此合下節俱發明時字之
妙非時之外又有個智也
未了謂孔子無所不該無
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
謂之集大成也
亦皆兼其所長集大成集
字包眾小成在內首句從
正入喻全提集大成也者
音未則以王
六句是以喻意解集大成
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
上孔子之謂聖字始終字
俱是死字作活字用條理
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
始條理者析眾理於毫釐
終條理者備眾理於一貫
使寬云惟天子建中
之極極極條理於毫釐而
五振之亦此意也

則聖之全全者聖德渾淪
八音獨奏一音目為聲自
為振是為小成集大成也
有聲其未作則金以聲之
既作
之後則玉以振之者也金
聲也者非自為聲乃始眾
音之條理而聖其止也始
條理者即孔子明此清全
于始
凡時中之所在知無不至
而為聖之也終條理者即
孔子行此清全于終也時
中之所在行無不盡而為
聖之也聖智合一始終相
成行猶聖之集大成矣彼
三
子者不過眾音之小成也
在於是孔子有心集之乃
道德渾
耳豈能比德于孔子哉
三子之行總不出其範圍也
此借射以發明聖由於智
意智三句尚平說下三
句方側注智邊聲巧取見
得不歸聲方取行到盡處
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
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了
眾理所以偏者由其礙于
始
須臾而射勿泛由與猶通
是也○此章言三子之行
各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
了眾理所以偏者由其礙
于始
已暨而又曰由者以土文
子則太和元氣之
然其所以聖者由于智也
智之事也而聖之則巧也
聖之事取
者說非爾力句隱舍巧字
非聖也智也猶射于百步
之外也其發矢而至于
侯者是爾之力也其發矢
而中于
在內朱子曰三子未嘗無
的者非爾之力也巧也知
射者之中由于巧則知孔
子之聖由于智矣知聖之
時者
智只是知處偏故至處亦
由于智則知聖之偏者由
其智有不足也彼三子
祭禮齋曰此條亦王孔子
言蓋此
偏知孔子箭箭中紅心三
子者所以倚于一偏而難
以語時中之聖也然三
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
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
子則各中一過耳總註三
聖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
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
為始終與本文始
子之行四句解上兩節所
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
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
者自見于言外

智聲節旨

此借射以發明聖由於智
意智三句尚平說下三
句方側注智邊聲巧取見
得不歸聲方取行到盡處
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
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了
眾理所以偏者由其礙于
始
須臾而射勿泛由與猶通
是也○此章言三子之行
各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
了眾理所以偏者由其礙
于始
已暨而又曰由者以土文
子則太和元氣之
然其所以聖者由于智也
智之事也而聖之則巧也
聖之事取
者說非爾力句隱舍巧字
非聖也智也猶射于百步
之外也其發矢而至于
侯者是爾之力也其發矢
而中于
在內朱子曰三子未嘗無
的者非爾之力也巧也知
射者之中由于巧則知孔
子之聖由于智矣知聖之
時者
智只是知處偏故至處亦
由于智則知聖之偏者由
其智有不足也彼三子
祭禮齋曰此條亦王孔子
言蓋此
偏知孔子箭箭中紅心三
子者所以倚于一偏而難
以語時中之聖也然三
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
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
子則各中一過耳總註三
聖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
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
為始終與本文始
子之行四句解上兩節所
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
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
者自見于言外

可賢甫注備旨

不名五卷三

五三

以備者六句解未節

北官章旨

此章孟子明先王封建之制所以正當時之兼併僭竊也通以天子為主言爵天子之制領起蓋天下之爵祿俱自天子班之也雖只述其畧却要極周盛時尊卑隆殺截然不亂意

比官節旨

天子以下曲禮曰君天諸侯分職授政在功曰子不敢僭意爵祿兼君臣言一人○明堂兼并則於班祿之制有妨位曰昔者周兼并則於班爵之制有妨公朝諸侯子爵編則於班爵之制有妨明堂之位天二者勢亦相因制也二字子負於依商要得關係諸侯散去爵之畧言之其通于天下者編紀四方統馭六合天子一位矣然天下可以一人統回而立三公其籍欲滅迹以杜天下之中階之前北口然學古之儒猶存一綫可與上諸侯也學與詳字筆非缺畧

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錡曰宮姓錡也錡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也班是列如之何是究其爵尊卑也錡曰宮姓錡也錡北

疆用黃輕此專指庶人在官者言發
與用六註用明代耕之義言農有五等
字等物皆供以力之勤惰而食異在官
其骨為灰以亦有五等以事之煩簡而
漬種駢剛土祿與先王若曰即使其釋
有色野而性役而為農其所食亦不過
剛者亦纒士如此也若下土之祿有定
有赤纒而色敷只如上農之例而已
緹者墳壤墳

而無所差等也祿足代耕吾即以耕者之所獲例之每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必加
以養其間有養多力勤而為士農夫者其所收可食九人降而為士次其所收可食
八人降而為中農其所收僅可食七人降而為中次其所收僅可食六人又降而為
下農其所收僅可食五人益力以漸而增則所入以漸而減而所食因之耕者之所
獲大畧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故祿之上下亦係之其受祿多
者不得過九人之食受祿少者亦不失五人之養一以農夫所入之多寡為定等焉
蓋雖不必如下土之有定數而亦足以代其耕矣此可以見先王之班爵祿也其定
分也甚嚴其分上也甚公其居內也甚重其制外也甚同吾所聞之大畧有如此
緹語云耕者二字從土文代耕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君公

起而突順無此章論交友之道重友其
理也渴澤磨德何不積貴乃所以友德
為澤而今則孟獻子四節以古之友德
渴也鹹瀉水者立個樣子未節正見尊
已去而瀉齒寶之義同於貴貴而人君
也勃壤勃而不可挾實以驕德也
粉解也垣墟 問友節旨
枯而疏也 萬章見孟子友諸侯因疑
音櫛堅主也 友是敵體之事上下不得
音櫛也 相友故問人惟能不挾者
為以以漬種 方可與論友故本文三不
也與音標輕 挾下以一友字煞友重我
脆也 去友人說友也者二何正

言如高門 友也者其德 德是人同得之理 不可以有撻 德為重則長貴兄弟
問問之類 友其德以輔吾德 皆為輕不可挾也然
挾貴尤人所易現 挾者兼有而 萬章問于孟子曰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敢問
故下單言不挾貴 特之稱 巨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貴子誠敬不
可挾恃已之年長不可挾已之貴不可挾已有兄弟之富貴而與人 孟獻子言
友益以友也者友其人之德也天下無有加于德者不可以有挾也 孟獻子言
之家者友五人焉樂正襄仲 樂正姓襄名 其三則子忘矣 忘是 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也無獻子之家者也 無是視之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

推其所以不挾之意三者
之中挾貴為甚下單言之

矣有是視之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
若重意 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
反為獻子不觀諸古人之交友乎魯有世卿諸獻子者百乘之家也其餘三
人之姓名則忘之矣要之皆衰頹也夫獻子忘已之勢而與此五人者交也正
以此五人者以道德自重而忘人之勢雖獻子之家者向使此五人者亦有獻
子之家而不能忘其勢焉則反為獻子所賤而不肯與 非惟乘之家為然也
之友矣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自乘之貴非所挾也

費惠公
公之孫齊父 實重獻子之樂與友上獻
之後也齊父 子皇王五人是實
為魯大夫城 費惠節旨
耶居之因為 此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
費昌稱費伯 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
傳至惠公惠 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
公以子思為 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
師以類般為 類般處
友用王順長 晉乎節旨
息為臣 此乎公不挾大國之貴而

與類般則矣 類般是 王順長則事我者也 事我為我 惠公魯之君也師
我者所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等而上之雖小國之君而不挾者亦有之費惠公
使也 曰君子于子思之大賢則尊而師之矣吾于類般之次賢則敬而友之矣若
夫王順長息上之不足以為吾師次之不足以為吾友則但可使之以承事乎我者
也夫德可師而師德可友而友而奔走之役不敢與之混焉此則惠公之所友在德
而小國之貴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魯公之於唐也乎
非所挾也

顏般三人 友德也入云三句有未命
顏氏黃帝後 不敢無既命不敢愛意不
也上世小邾 敢不飽孟子推其意也此
子以父字伯 士稱平公之不挾貴然終

公則八 八是進 坐是女 食則食 食是食 雖養養亦不飽
君 其門 其身 唐之食 雖養養亦不飽
設以食乎公者 益不敢飽也 以上形容平
公不挾處 然於此而矣 此字指
敬命說與共五位

四書補註甫旨

下孟子三 五十六

交際節旨
 高上傳多唐 孟子不任人國而猶受其
 晉人也高格 父際章何心之問便道未
 寡素晉國憚 必好心孟子答以恭便道
 之平公與亥 一團好心已各露大意恭
 唐坐右間亥 字已合慕道而來見其可
 唐出叔向八 受註禮儀儀也幣帛物也
 平公伸一足 卻之節旨
 曰吾何時與 卻之節旨之堅也味四
 亥子坐朋痛 字語氣即有不恭意而後
 足痛不敢伸 受之內已含卻意故曰以
 叔向不悅介 是為不恭註不然則卻之
 曰于欲富乎 止補其意尊者賜之以下
 吾祿子欲貴 曰字是受餽者心竊計之
 乎吾爵子亥 之意與下以心卻之曰字
 先生乃無欲 一節
 也吾非正坐 請無節旨
 無以養之子 章意重在他辭無受上請
 何不悅乎 字一直貫下無以而以相
 為呼應申間其取諸民之
 不義也乃墮括上文語其
 交也三句是一章斷案交

不義而却之言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
 故作推原說 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
 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 萬章曰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
 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乃或有卻之不受而再卻之又不受人便以
 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如尊者有物賜于我其禮則恭矣而我之心乃竊計之曰彼之
 所以取此物者果合于義而得乎抑不合于義而得乎必其合于義而後乃受之不
 合義則卻之矣以其不義而卻之是鄙其 曰請無以辭卻之 辭卻者是直辭明
 物雖其人也以是爲不恭故却其賜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 辭卻者是直辭明
 是心中度其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曰是心中自揣之 而以他辭獲 他辭托
 不義而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詞其指尊者說 其接也禮 禮是儀
 不可乎 此句正言其可見內 曰其接也禮 道是在我 其接也禮 禮是儀
 愛矣 正見君子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愧不可受但無以言辭聞而卻
 當其以物來餽心雖知其不義請無以言辭卻之直以心隱然卻之其心度之曰此
 物其取諸民之不義也不明言其不義而始託他辭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汗在
 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其交也以道而非出于無 萬章曰有樂於
 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斯孔子受之矣何以卻爲哉 曰不可言 言得之康
 國之外有交也以道其禮也以禮斯可受禮 受禮指受 曰不可言 言得之康

康許
 凡民自得罪 接只一般道是天網是
 冠屨悉死殺 節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
 越人于貨豎 出孔子見得即大聖人於
 不畏死罔弗 此亦受之而無已甚之行
 欺誑云舉此 斯字直截正對心卻者許
 以明月罰之 多曲折
 當罪
 今有節旨
 引樂以爲例只爲下節諸
 侯猶得理根不可是正
 答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
 字之意殷受夏四句謂此
 誅樂之法三代相受不待
 費辭詢問今日猶爲嚴靈
 也辭字應教字周字應康
 誥字
 今之節旨
 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旨
 上而許多話至此說明子
 以爲有三句是就法上辨
 其非真盜夫謂非其二句
 是就理上辯其非真盜此

謂殺人之貨 言殺其人又頓越 其死因取其貨也 閱其死 閱是昏而
 誅也 是皆禦人言總承 殷受周受殷所不辭 謂誅禦人之法近夏殷周
 上三句而斷之 殷受周受殷所不辭 筆到便殺不消費辭延緩於
 爲明如何其甚之 是謂其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
 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御得之貨禮則我則可以受之乎康誥周書
 篇名越顛越也今書簡作皆凡民 至王政也言殺人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閉然
 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至王政也言殺人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閉然
 殷受至爲烈四字 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辭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
 爲御字耳然不可 萬章又問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設若
 者姑闕之可也 今有禦人于國門之外殺其人以奪其貨者即其御得之貨
 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亦以禮斯可受其御得之貨與孟子曰此不可受也周書康
 誥有曰殺人之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閉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讞怨由書言觀之如此
 之人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夫此不待教而誅之法殷受之于夏周受之于殷
 所不待子辭說者也雖傳至于今其法猶爲明烈而顯著者然前御得之貨如何
 其受 曰之語後取之於民也猶也 猶禦指 荷其禮 荷其禮 荷其禮
 之乎 曰之語後取之於民也猶也 猶禦指 荷其禮 荷其禮 荷其禮
 受 暗指 問其 以爲有著作 王者是總典刑 將比今之諸侯而
 受 孟子 何義 以爲有著作 政之人作起也 將比今之諸侯而
 受 比是 不取指取 去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非其
 受 連合 其甚之改而後受之乎 民不義言 去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非其

四書補注

孟子卷三

五十七

從趙註則較 禦意孔子之仕以下應上之宜有 充類義之盡 充推滿也類不義之類 孔子之任于魯魯人獵較 是取音角乃角逐 君子受之意獵較是取物不以 禮者 孔子亦獵較 只是不違俗而禮 獵較可而受其賜乎 此二句正也 也角以方獵 不以禮者猶可從况交 禮者 孔子亦獵較 只是不違俗而禮 獵較可而受其賜乎 此二句正也 之時言從張 道接禮乎受其賜何泛言 今諸侯之取于民固多不義然有上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 註則較因教 不指孔子說照下節看獵 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天禦人于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 乃比較也較 較中原有權權則受賜中 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直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于義 以既獵之後 正有妙用按孟子只論當 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直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 言但較奪禽 下交道接禮不責其物之 豈可遽以同于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 獸以祭正與 所從來原是寬於待諸侯 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于俗 下正祭器相 下欲阻其向道之念亦可 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 萬章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矣吾觀今之諸侯取之于 應趙註為長 為遇合機緣正與孔子事 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君子不問而受之是徒知禦人之非義而不知猶禦之非義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 張註亦可泰 道心事相符 諸侯之取于民固多不義然以為猶禦則甚矣試以法論之子以為有王者作明正 典刑將比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待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 後誅之則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且以理論之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 之為盜也乃充滿其不義之類至于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使為直盜也然 則取非其有之諸侯何遽同禦人之盜哉夫繩之以法于法尚有可容律之以義于 義亦未甚善故荀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昔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田獵較奪禽 獸以祭孔子亦聽其獵較焉夫獵較較俗也然以祭而舉孔子猶以為無害于禮義 較一語先簿二句見孔子 道接以禮又可為不可受乎 曰節孔子之任非事道 然則一季 曰事道

非事道與一問分明頂獵 較但須謹說為下有笑獵 較一語先簿二句見孔子 道接以禮又可為不可受乎 曰節孔子之任非事道 然則一季 曰事道 然則節旨 非事道與一問分明頂獵 較但須謹說為下有笑獵 較一語先簿二句見孔子 道接以禮又可為不可受乎 曰節孔子之任非事道 然則一季 曰事道

正本清原本領先字重看 買下獵較正欲其多而貴 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 器物不多實有富即則異 物又在所不用矣是不變 俗中自有陰為變之者在 也為之兆就雖書藉開說 燕三月所為以示行道之 兆者非一事變至道為東 周皆兆端於此玩而後字 要見不得已而去其端 於事道者未嘗忘也未句 不專指去魯說 也此句 事道獵較 義獵較是疑其同 見孔子之任非事道 然則一季 曰事道 然則節旨 以行矣 端可行 乘行而後 見去非 是以未嘗終三年也 三年言其久 也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然則其仕于魯也非以行道為事與孟子曰孔子之仕正 有事于行道也萬章曰事道則宜以道易天下矣又奚獵較為也孟子曰君子以道 易天下固自有漸孔子先以簿書正其容然後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而供簿 中斯正之器使其實有常品彼獵較雖多而無所用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暫 同于俗而不違也萬章曰孔子之為此亦甚不得已者矣為不決于去也孟子曰孔 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吾道簡便易從而大行之兆 於此卜之耳若其兆既可行矣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決于去是以未嘗 有三年之久而淹留于一國也夫其不去也以道其去也亦以道信乎孔子之仕為 此因孔子仕魯而言其所 仕不同無非事道之心三 事道 孔子有行之任 見行可庶乎 有際可任 際可適其 有公養之任 公養 仕都是將就去做去見行可 矣 不之五武三 五十九

於季桓子者謂其道畧可行即便任
孔子仕於定不必求全責備至際可
公而曰季桓公養二仕完即於受賜上
子者桓子專見俱是萬一其道之行却
終用不用皆正與其交也以道三句互
由之故桓子相發明也上三句重三有
受女樂孔子字下不過引証迄今之諸
行桓子將死侯猶夫靈公孝公也則交
謂康子曰使際之受亦猶夫孔子際可
仲尼去而魯公養之任之心而已
不消者出我故也

仕非章旨

此章論為貧而仕之義重
不可苟祿上首節言為貧
而仕二三節言其所宜居
四節引孔子以証之末節
言所以辭尊富而居卑貧
之故

仕非節旨

度天下不能行我之道只
得為貧而仕是積亂世之
出處之權也

五卷三

義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仕也
公桓子薦之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公問而郊迎

於衛靈公養之任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轍也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子魯則非足以
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于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間餽而不御之一驗也
○尹氏曰
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晉未嘗苟者也有見其
道之可行而仕者有因按遇以禮為際可而仕者有因春賢之誠為公養而仕者
微其事于季桓子執政之時因定公用之實桓子薦之兆足以行此其時矣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有交際之禮亦從而仕之是際可之仕也子衛孝公有餽問之
禮亦從而仕之是公養之仕也蓋其委曲事道聖人且然況士干諸侯之餽又何不
可受之

○子曰仕非為貧也
見仕以行道為主
而得時乎為貧
非仕之常也
其為養也而有時

孟子為當時有為貧而荷祿者發曰君子之仕本為行道非以為貧也然亦有時乎
為貧者正猶人之娶妻本為繼嗣非以為養也然亦有時乎為貧者蓋為貧者出處
之經而為貧者

為貧者為富者
尊卑以
為富者為富者
尊卑以
為富者為富者
尊卑以

君子言下二句不過導上
二句註行道宜渾

為貧節旨

坐實為貧者便無容有若
望意兩辭字只擇仕之初
人為富以禦
自審富如此辭尊居卑正
暴而闢之守
以辭富居貧二句不乎

惡于節旨

只是二事夜
上二句急通緊帶起惡于
行謂守關者
宜乎句抱關擊柝重在職
行夜也○易
易稱不至虛磨此祿意

委吏節旨

此引孔子以証卑貧之可
職易言獨不觀諸孔子子若
孔子為貧而仕嘗為委吏矣
委吏矣
委吏矣
委吏矣

位卑節旨

仕於魯為委
位卑言高則有出位之罪
吏將量年二
此為貧者所宜居也居而
十一歲為乘
而道不行則有編祿之恥

孔子二十歲
仕於魯為委
位卑言高則有出位之罪
吏將量年二
此為貧者所宜居也居而
十一歲為乘
而道不行則有編祿之恥

而道不行則有編祿之恥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之卑者而盡其卑之職宜也如欲論列朝廷而言

下五卷三
六十

子思固自謂其能說賢矣然所貴于悅賢者謂其能養能舉也今既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盡道以養之尚可謂悅賢乎是誠可常繼而餽之以道則不可繼也

曰敢問君欲養君子如何斯謂養矣

曰以君命之

再拜稽首而受命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

萬章曰臣願固不可無餽又不可敢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煩

曰國君欲養君子必如何斯可謂之養賢也

養節是餽初以君命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也子思以為三句二氣說下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緣公數以君命將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君子之道

養節是餽初以君命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也子思以為三句二氣說下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緣公數以君命將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君子之道

養節是餽初以君命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也子思以為三句二氣說下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緣公數以君命將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君子之道

養節是餽初以君命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也子思以為三句二氣說下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緣公數以君命將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君子之道

養節是餽初以君命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也子思以為三句二氣說下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緣公數以君命將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君子之道

養節是餽初以君命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也子思以為三句二氣說下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緣公數以君命將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君子之道

舉而是能舉悅賢以心言尊賢以禮言也五男二女百官則廟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

舉而是能舉悅賢以心言尊賢以禮言也五男二女百官則廟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

舉而是能舉悅賢以心言尊賢以禮言也五男二女百官則廟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

舉而是能舉悅賢以心言尊賢以禮言也五男二女百官則廟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

舉而是能舉悅賢以心言尊賢以禮言也五男二女百官則廟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

舉而是能舉悅賢以心言尊賢以禮言也五男二女百官則廟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足言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

市井 留青曰此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風俗道乃言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處而人至市皆當君之待士帶說首節指出於井上洗濯禮次節指出義禮義二字合渾非也益是一章之骨後義路禮門言市中之道正相應中間詳論諸侯之不可君則士往見之為不井路轉集之義更明矣末節反照作結便以相交易

市井 留青曰此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風俗道乃言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處而人至市皆當君之待士帶說首節指出於井上洗濯禮次節指出義禮義二字合渾非也益是一章之骨後義路禮門言市中之道正相應中間詳論諸侯之不可君則士往見之為不井路轉集之義更明矣末節反照作結便以相交易

市井 留青曰此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風俗道乃言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處而人至市皆當君之待士帶說首節指出於井上洗濯禮次節指出義禮義二字合渾非也益是一章之骨後義路禮門言市中之道正相應中間詳論諸侯之不可君則士往見之為不井路轉集之義更明矣末節反照作結便以相交易

市井 留青曰此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風俗道乃言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處而人至市皆當君之待士帶說首節指出於井上洗濯禮次節指出義禮義二字合渾非也益是一章之骨後義路禮門言市中之道正相應中間詳論諸侯之不可君則士往見之為不井路轉集之義更明矣末節反照作結便以相交易

市井 留青曰此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風俗道乃言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處而人至市皆當君之待士帶說首節指出於井上洗濯禮次節指出義禮義二字合渾非也益是一章之骨後義路禮門言市中之道正相應中間詳論諸侯之不可君則士往見之為不井路轉集之義更明矣末節反照作結便以相交易

市井 留青曰此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風俗道乃言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處而人至市皆當君之待士帶說首節指出於井上洗濯禮次節指出義禮義二字合渾非也益是一章之骨後義路禮門言市中之道正相應中間詳論諸侯之不可君則士往見之為不井路轉集之義更明矣末節反照作結便以相交易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不見見言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木赴東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分說

庶人節旨

上節不傳賢句已答明不見意此一召字又生下註多議論來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後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註仍以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且君節旨

此節全在君不可召上見士不可往首二句是反詰他欲見之心事多聞與賢章亦隨意舉似就一人舉說孟子遂分作兩層折辯正深見其不可召也

總公節旨

引子思一段以証不可召之意重而况可召與有總意

三三卷三

也孟子曰君召之役而往後是安庶人之分義之當然也

且君欲見之也何為哉君指諸侯言此反目為其聞也

賢而召之也為其賢不當歸君且問于君之欲見士也果何為也哉萬章曰君之賢而召之也

何如友是也君不悅曰古之有君事之

君友也何故指君以德行事君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君之與我友也君之與我友也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禮書云游車

載旌大夫從

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旂士

君之所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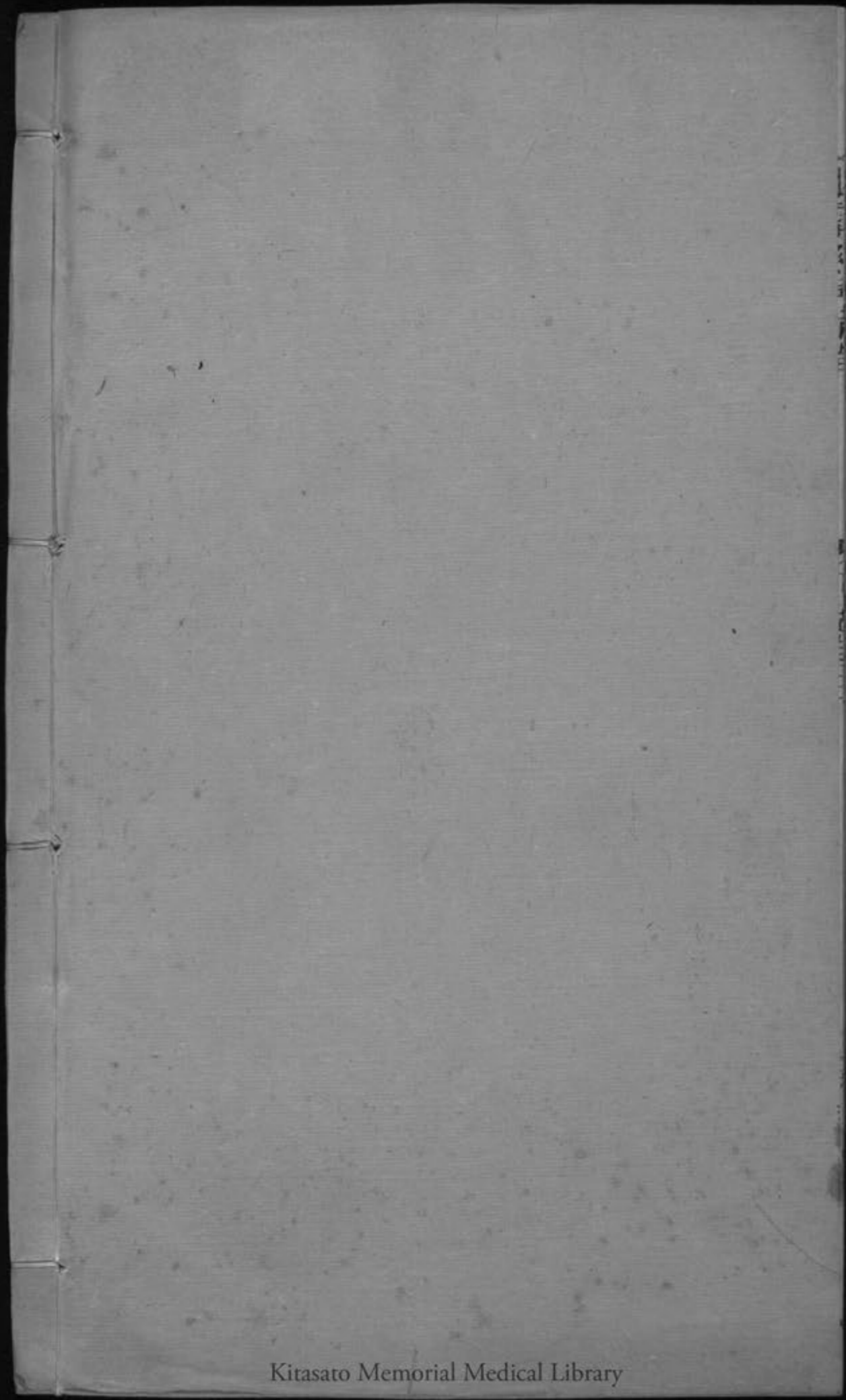
旌豈可以招

庶人此士字

無可如何而後已若無此
反覆苦心質鬼神盟幽獨
不可使說易位便說去

斯辰天子是見幾而去不谷一曰以立千朝盛君臣以義合故所以處之者寸經之
道當如此要之分在貴戚以宗廟為重分在異姓以正君為急人君誠能先王設
卿之意以思自立於無過則親謂孟子此言與前篇意同
親賢賢者不各安其職者哉謂之意同所以警齊王也

四書補註卷三終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